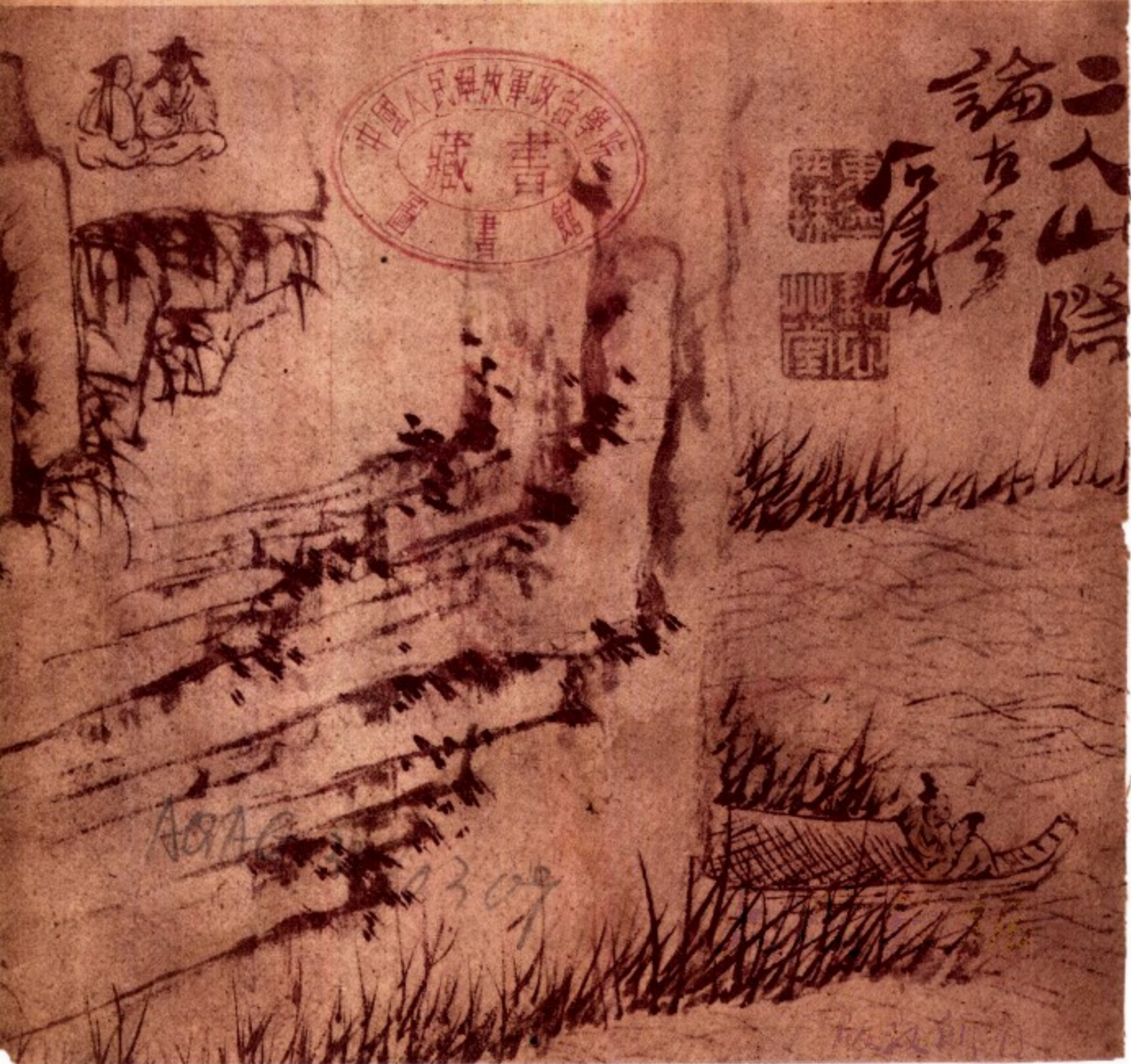


# 古今

期九第刊月半



# 自白錄

周佛海

教據

「人苦於不自知」，這句話我們常常聽見，足見知人固難，知己也非易事。但是一個人如果連自己都不知道

，那裏能夠好好的處世接物呢？我常常站在我自己以外，來批判我自己；換句話說，就是以客觀的態度來反省，看看我自己究竟是怎樣的一個人，我平日的習慣和做事的作風，是好或是壞。今天擇其可以發表者寫出來去清償「古今」的文債。這篇短東西，是赤裸裸描寫個人的性格，既無護短之心，更沒炫長之意，不過自反而已。

我最沒有恆心。無論做甚麼事，都是或作或輟，半途而廢。除却晚上記日記，飯後睡午覺兩件事，十年如一日之外，沒有一件事能夠繼續長久的。平日也學了一些修養的功夫，衛生的方法；平日也定了一些讀書的計劃，處事的程序，但是都是一曝十寒。所以弄到年將半百，一事無成。道德文章，學問事業，一無成就。這都是無恆的結果。這個毛病如不痛自針砭，將來一定是與草木同朽，那裏能為天下國家，負擔責任！

我是一個率真的人。這一點，我的朋友都有共同的認識。喜怒不現於詞色，我是絕對做不到的。三句話不投機便而紅耳赤的爭起來。要想說甚麼就說，不知隱藏，不知顧忌。要我說假話，是萬不可能的。因此做起事來也是走直線。轉灣抹角的走曲線，不單是我自己做不到，而且和這類的人談話或共事，真是要我的命。但是這究竟好不好呢？民國十七年戴季陶先生撰書一付對聯送我道：「困學乃足成仁，率真未必盡善。」這真是對症下藥，針砭我的知己之言。因為我無恆，所以季陶要我「困學」。至于率真，他老實說未必盡善。影佐少將曾和我論做事的方法。他說：「做事不可用詐略，但不妨用謀略。」這也是勸我做事不要過於率真，不要太走

知人固難  
易知己亦非

無恆心

記日記與  
午睡十年  
如一日

率真

做事走直  
線

困學乃足  
成仁  
率真未必  
盡善

直線。這些好朋友對我的規勸，於我是非常有益的。

我的記憶力很不好。在學生時代，曾用了七八年的苦功，想成一個學者。但是最後，我自己因為絕望而放棄了這個野心。因為「博聞」之後，要「強記」纔行。博聞而不能強記，任憑讀了多少書，有甚麼用處？但是說起來也奇怪，我做起事來，却比較有記憶力。很小的事情，當然也常常忘記，但是比較重要的事，我却一件沒有忘過。現在我每天頭腦中不知要裝多少複雜而不連貫的事，而且這些事都要去做的，但是竟沒有因為忘記而誤一件事。每每和日本朋友議事的時候，他們都拿出一本小冊隨談隨記，我却沒有記過。有一次和影佐少將商量許多要緊的事，他照例的筆記，看我仍不記，便勸我道：「你不要仗着頭腦好，還是記下為妥。」讀書沒有記憶力，做事却能記憶，是不是古人所說的「酒有別腸，詩有別才」的意思呢？

用人還是將將好呢？將兵好呢？這當然是看怎樣去運用。但我的性質，是完全將將的。一件事交給一個人，完全是「委任責成」，不猜疑，不牽制。委一個人做一件事，在他的左右前後派一些人去監視，在我的天性上是絕對不願做的。數年前和熊式輝論用人，我本着「用人不疑，疑人不用」的老生常談，他却主張「用人必疑，疑人必用」的走偏鋒的辦法。他說像我的辦法，一定弄到太阿倒持，尾大不掉。我說這完全看所用的人如何，所將的將如何。如果所託非人，當然有這樣的毛病。所以「知人善任」，乃是先決的條件。我的將將的辦法，當然也上過一兩次當，但是大體是成功的。不客氣的說，對於「知人」這一點，我雖然沒有十分的本領，但是確有七八分的自信。

我覺得弄手段，是最蠢不過的事。我聰敏，人比我更聰敏；我會弄手段，人比我更會弄。即使人家被我欺騙一次，決不會再度或三度被騙。等到一被人發覺，那便一切都完了。所以我治事待人，都是老老實實的開誠

爲學不能  
強記

做事却有  
記憶力

酒有別腸  
詩有別才

將兵與將  
將

用人不疑  
疑人不用

知人善任

不弄手段

權術有時而窮

手段有時而盡

說做就說

說幹就幹

不顧毀譽不計得失

富於情感好好先生

甯人負我毋我負人

容易衝動

感情用事

痛自抑制

敏捷果斷

果斷與輕斷

相與。曾國藩大家都知道是以誠待人，以拙治事的。但是他最初却是相當的用權術，弄手段。從他的經驗中知道權術有時而窮，手段有時而盡，所以他改變作風，以誠以拙。雖然到了他的身後，還有人批評他是偽君子，這未免過於苛刻。我治事待人，一向也都本着誠拙兩字，究竟這個作風會成功或失敗，那就管不得許多了。

有相當魄力，是我自負的地方。說做就做，說幹就幹。一件事只要認為正常，而決心去做，是不論成敗，不顧毀譽，不計得失，一定要幹到底的。但是因為上述的有時容易由果斷而流為輕斷，過去也許有了不少錯誤的認識。所以對於任何一件事，正確的理解，和其前因後果的適當的考慮，在我是絕對的必要；否則，生吞活剝，肉莽滅裂的情形，恐不能免。

富於情感而面子軟，是我的長處，也是我的缺點。當面被人請託或要求，很不好意思拒絕。人家常常利用我這一點，我也曉得因此常被利用。我的好朋友常說我是好好先生，太「易與」了，勸我要「厲害」一點。我也常常這樣想，但是我的結論是聽其自然罷。甯人負我，毋我負人，個人吃一些虧，上一些當，也算不得甚麼，何必計較？

容易衝動，也是我最大的毛病。這也是率真的結果。常常感情用事，理智都不能克服，因此引起不少的反感和誤會。雖然居心無他，究竟不可為調。關於這一點，因為常常痛自抑制，火氣比以前小得多，我的朋友，都也知道，樸之默村等常常說我進步得多。但是江山易改，本性難移，衝動的時候，仍然難免。

做事敏捷而果斷，是我的習慣。這乃是性急的結果。但是果斷的結果，易流於輕斷。一件事的利害得失，沒有考慮得非常周密，遽下斷，遽去實行，實在不算「老練」。怎樣能使果斷不變成輕斷，怎樣能使深思熟慮不變成遊移不決，是今後要下苦功的地方。

勇於負責  
任勞任怨

不顧毀譽  
不計恩怨

性情疎懶  
不好應酬

服官十五  
年仍是書  
生本色

生活學生  
派

人家要罵  
由他罵  
且爲公家  
省些紙張

做人長處  
多于短處  
做事短處  
多于長處

勇於負責，也是我的天性。我常常想爲國家做事，爲領袖服務，不僅要任勞，而且要任怨。但是自古任勞易而任怨難，我以前也曾考慮過，何必怨尤叢集，使一身成衆矢之的呢？但是我仍以爲應該做的事，應該說的話，應該不顧毀譽，不計恩怨，要負責去做去說的。不過最近也許我世故漸深，漸漸的失去這個特性了。這究竟是進步或退步，實在難說。不過我總想務必保持我的天性，或方法學得巧妙一點，使一方面仍舊負責，一方面不招怨尤。

我性情疎懶，不好酬應敷衍。見我見不着，請我請不到，人來拜訪，我不回拜。所以許多人以爲我架子大。其實我服官十五年，仍不脫書生本色。我的朋友，都知道我言語行動，生活習慣，仍完全是學生派。不過無謂的應酬，我實在是不願意。但是絕對不是不合人情的孤僻高傲。因公來見的人，無一不接見的。有意義的宴會，沒有不到的。不回拜人，是我的不對。但是全因疎懶或事忙，決不是擺架子。不過因個人的請託或無聊的事來見的客，對不起，我是不感興趣的；而且也沒有這些冤枉時間。又如每天接着投効請任用的信，不知多少；對於這些信，究竟回不回，實在費了我不少的考慮。我想人家既發一信，當然有無窮的希望，每天等着回信，如不回信，不令人失望嗎？這未免心太忍了。但是又想如有辦法而回信，人家自然喜歡，如果只是「相機說法」，「存記候用」等類敷衍的信，雖說「相機」，永遠無機，雖說「候用」，永遠不用，那不是仍叫人失望嗎？如同信說沒有辦法，也一樣的令人失望。所以我便決定：有辦法，就回信；無辦法，對不住，只好不回了。人家要罵由他罵，且爲公家省些紙張，且爲我的秘書省些時間吧。

要寫的還很多，不必再寫下去了。總而言之，我自反的結果，覺得我做人的固然有許多缺點，但是長處多於短處。做事固然也有些優點，但是短處多於長處。這便是我自己對自己的總評。

# 遍地烽火話瑞士

翼公

去年今日，我正在太平洋上過着清寂的旅行生活。我趁的是美國總統號輪船，這船屬第二等級，故一切設備，比較簡陋。頭等旅客約有七十多人，與我同一國籍者，亦有七人，內有女性兩位，原來是新近在美國大學畢業的女學生回國找尋職業者。我們一小幫人因為語言習慣相同，并且因為都是在太平洋風雲緊急聲中，馳回祖國，所以常聚在一起自由談話。談話的資料很多。他們早知道我是從歐洲繞道新大陸歸國，屢次想從我口中明白一些關於歐洲的情況。我推託不過，祇好就我對於歐洲所得的印象，隨便談談，以破旅途寂寞。

我此次留居歐陸約有兩年半。德義法和比西葡等國我都先後去過，所獲印象不一，感觸萬端，一言難盡。但是講到最值得惹人留戀者，還是瑞士，那一個小小的國家。因此那時候我在總統號船的甲板上向那幾位同胞講述的種種有趣味的見聞，也都集中在瑞士。瑞士的確給我許多鼓勵和安慰，我對瑞士實是有種種深刻的印象，和不斷的回憶。

樸之兄要我替古今寫一篇短文，我一時想不出題目，就把我那時候在船上向人家口述的那些感想，拿來重述一遍，以餉讀者。

瑞士是碩果僅存的永久中立國，這是大家知道的。自從歐戰發生後，歐洲的中立國不止瑞士一國，如瑞典、葡萄牙、西班牙和土耳其都可說是中立國。實則西班牙精神上已經加入軸心陣線，祇可視為「未交戰國」。瑞典在芬蘭和蘇聯交戰之初，即以全力公開支持芬蘭作戰，故在精神上殆已喪失中立地位。祇有土耳其和葡萄牙到現在，還是保持中立，不過戰爭形勢的推移，瞬息千變，莫說土耳其的將來難以斷定，就是葡萄牙的地位是否不致變化，也很難預料。所以就歐戰地勢看來，恐怕祇有瑞士一國也許可避免戰禍，保持其中立地位。

瑞士的地勢介於德法義三強之間。德法交戰時，瑞士地位岌岌可危，可是巴黎的失陷之速，出乎吾人意料之外，馬其諾陣線的效力，等於無用，法國的潰敗無異挽救了瑞士的危機。我還記得當一九四〇年五月下旬荷比兩國先後被德軍進攻時，日內瓦的報紙立刻刊行號外。街頭行人羣集公園廣場，聽取無線電報告，情況相當的緊張。適一日，瑞士聯邦政府召集預備隊，調往邊境，嚴密警衛。日內瓦市民被徵入伍者，數逾萬人

。從接到長官命令時起，不到三小時便一齊整隊，開赴前方。秩序之佳，軍容之盛，使旁觀者肅然起敬。瑞士人口祇有四百多萬。凡十八歲至五十歲皆有服兵役之義務，故計算結果，至少可徵調四十萬士兵，以此分駐邊境，保衛國土，力量似乎綽然有餘。我有一個很熟的瑞士朋友，他是殷實商人，年紀約有四五六，而體力之強，遠在我之上。當他被徵入伍時，我事先沒有知道，遂沒法去歡送他。過了兩星期光景，他調回休息，巧恰在途中相值。看他精神百倍，笑容可掬，高興非凡。我趨前握手，他便低聲地對我說：「危機過去了，他們叫我回來料理店務，等幾天再去工作。」我見他那樣強壯的體魄，加上整潔的戎裝，不禁有「自嘆不如」之感！後來我邀他到某處去茶敘，從我們兩人談話之中，才知道瑞士的國防佈置，真是井井有條，一絲不苟，一切都有準備，自然強鄰壓境，亦不能無所顧忌。「人必自尊而後人尊之」這句話，拿來解釋瑞士的立國精神，真是一些不錯。

人家說瑞士的中立沒有破壞是他的幸運。我則說一大半是他舉國不息的努力與嚴密準備之結果，決非憑空俸致者。別的不談，我們且看瑞士政府對經濟國防的措施，也是埋頭苦幹，籌思對策，無所不用其極。瑞士多山地，不適宜耕植，除牛羊外，農產品極感缺少。平時食物蔬菜水果，大都運自鄰國。戰時人民之生活，固然受到嚴重的影響。但是他們有種種辦法，多方補救。第一是儲糧。我在日內瓦時就聽說聯邦政府儲糧相當充足，但限制人民消費頗嚴。一九三九年冬天早已開始實行計口授糧，日用品亦先後予以統制。三年來奉行已久，人民安之若素，從未聽到民間一句怨言。第二就是開源。易言之就是盡量設法從國外運糧食糧。起初從義大利輸入麵粉，後來由羅馬尼亞及葡萄牙分別輸入食品，最近且租用瓦型商船以瑞士國旗為標記，定期開往南美運輸各項農產品，經葡西法三國而運至本國。瑞士四圍皆山地，是一個沒有海口的小國家。現在居然也設置國有商輪，在海上多事之秋，冒險航行，以增進貿易，當局用心之苦，與維持民食之無微不至，於此可見一斑。

在萬分艱難的環境之下盡力鞏固國防，維持民食，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所以然者，不外乎兩個因素有以造成之。其一是民智發達，民德提高，人人皆服從法律。其二是政治統一，組織健全，政府措施，能獲人民之信仰。這兩點原是相輔而行，缺一不為功，所以瑞士這國家，真够得上稱為民有民治民享的一個理想的集團。瑞士人操三種不同的方言，即德法義三種語言。英語也很普遍，但不列入官方語言之內。操德語的民族佔大多數，次為法語，又次為義語，但在中小學內至少要用兩種語言。報紙則更不必論，有德文報，有法文報，亦有義文報，報紙水準，相當的高，銷路亦廣。官方布告以及無線電播音三種方言並用，人民似並不嫌其複雜。至於宗教亦有舊教與新教之別，信奉舊教（即天主教）者佔大多數，但宗教的紛爭絕無所聞。人民的政治信仰也不單純，除國家民主黨佔絕大多數外，共產黨與國社黨亦一樣的公開活動。以如此極複雜的人民

，組成如此很完備的民主國家，似乎令人詫異，可是仔細觀察之後，覺得這種結合，並不勉強，何以見得如此？那便是上面所說的兩大因素，實有以使然。因爲民智發達民德提高，所以一般人民對於政府，只當作管理公衆事務的機關，担任各級官吏或被選爲議員，只是一種公民義務，而非個人權利。不但貪污之事絕對不會發生，就是越權營私，倚勢凌人等等行爲，亦很少發現。反過來說，因爲政治統一，組織健全，所以任何法令之頒佈，或議案之決定，無不以民衆爲對象，以公平爲原則，惟其如此，所以人民自然個個樂願奉公守法，愛護政府了。瑞士政治的清明，非三言兩語所能畢其辭，沒有到過或居留瑞士的人，也許以爲我言過其實，待我舉幾個例子之後，便可相信一國政治的清明，決不是一朝一夕之事。我住在日內瓦郊外時，附近有個郵局，內有郵差某君，年事已高，資格很老。他在某一時期，忽然被選爲市參議會議員。他是熱心公益的一位老先生，當然膺選赴任。任滿之後又回到原處服務，一點沒有兩樣，還是照樣的投遞信件，照樣的爲社會服務。有人告訴我這件故事，我遂留心訪問，果然遇見了那位曾任市參議會議員的郵差先生。和他談了多時，從他的謙遜的言詞中，深深覺得這種人物，真可令人佩服。誠然，在他國也有類似的例子。總統下任之後，改操律務，國務員解職之後，仍以教書自活。這些先例，也是指不勝屈。可是我要問我國情形如何？這便顯然有別了。又如已故瑞士總統摩爾太，他以外長資格任國聯代表多年。各國代表出入會所，無不乘華貴汽車，無不帶祕書隨員，昂然出入，獨有摩爾太是例外。他每次赴會，總是一個人挾着公事皮包步行前往。這種平民化的精神，也是少見的。又如歐戰發生後，瑞士總司令耶桑將軍，他每月薪水祇有二千瑞士法郎，比較第一等鐘表工匠月人工資，尙差得多，這種例子，我國人看來，似乎亦很奇特的。此外如懲處刑事犯，早已廢止死刑，全國失業者爲數不到三千人，且國家均予以津貼。全國各城市與鄉鎮，推行自治，成績卓著，警察不多見，而有路不拾遺，夜不閉戶之風，這不是政治清明的象徵而是什麼呢？

上述種種，祇是去年今日我在船上所談的一部分資料。光陰如箭，匆匆又是一年，瑞士給我的印象，始終盤旋腦海間沒有一刻兒消失，模之兒催我寫稿，這些印象又不禁一一呈現眼簾，若不知其所以然者。瑞士素有「歐洲樂園」之稱，實則「樂園」之由來，繫於天然風景者半，繫於人造環境者亦半。世界上儘多湖山秀美，風景卓絕而因吏治不良，盜匪充斥，遂致遊人絕跡者。假使瑞士人不努力，不奮鬥，不把政治的社會培養得像「樂園」一般，歐陸安有此「樂園」！世人又何羨此樂園！然則我之所以追憶瑞士悠然神往者，不僅在「樂園」之本身，而在創造此「樂園」之一切智慧與力量。人類之可貴者，厥維智慧與智慧之善用。倘人人智慧用在創造一途，世界也就煥然改觀，以瑞士之山水秀麗，氣象萬千，也就變作不凡，不值得留戀與追憶了。（十月三日）



# 龔定盦與林則徐

沈爾喬

故人橫海拜將軍，側立天南未戴勳；

我有陰符三百篇，蠟丸難寄惜雄文！

嘉道詩人龔定盦，名自珍，號羽谿館主，晚年又號紅禪室主，杭州仁和縣人。生平博學宏識，幼從其舅氏金壇段玉裁遊，段爲當時名宿，精小學，撰有『段氏說文』行世，龔得其家學，故能以小學而通經。及長，哺啜九流，無書不讀，且精曉滿洲語文，當其因在廷試卷帖上不善書館閣體，致

不獲翰林，遂淹留京師，爲禮部曹，尋遷宗人府主事。雖秩位不顯，但文名震宇內，黜開播於朝野，文華詭肆，堪與明末大家張陶菴相伯仲，而奔放過之；詩則胎息梅村，然不屑拾古人牙慧，獨往獨來，排山裂海，造語新奇，自成風格，後人之論嘉道詩壇者，允推定盦爲此中祭酒，誠非過譽。

篇首所錄之七絕，爲定盦『己亥雜詩』中之一，以寄林文忠則徐者，不意色卽是空的『若問兩字紅禪意，紅是他生禪此生』的浪漫詩人，亦有關中英鴉片戰爭的史料文獻也。

考稗史所載，林文忠未開府兩廣時，供職京曹，募定盦文名，論交甚契，過往稠密，旋公拜命封圻，南下抵任，凡所設施，輒魚雁往還借箸問策於定盦。識者謂當鴉片戰爭之構兵，反英意志之果敢，定盦與有力焉。雖詩壯其氣有『橫海拜將軍』之語，而又慮其力孤，故又有『天南側立，功勳未戴』之嘆，更自恨陰符三百，妙算難寄。

果也因吾國國防之不修，武器之不精，一戰挫敗，英人遂不顧國際信義，乘隙而入陷廣東，捲定海，佔甯波，由長江下游而陳兵秣陵，威脅挾逼我作城下盟，於是締結所謂『南京條約』，開五埠通商，尤嫌不足，而強佔我香島扼我海口，掠我資源，吸我膏血，開近代我國史上未有之奇恥大辱，此爲百年前之事也。

但今則國際形勢驟變，偶誦百年前定盦此詩，不禁感慨系之，文忠精靈不滅，詩人泉下有知，亦將如何歡欣鼓舞而吐氣也！

（八月廿六夜篝燈草於浙東官廡）

大成教据

版权所有

# 記丹桂村

啓 啓

樸之兄替『古今』索稿，我正苦無以應。忽然老友俞君從香港回來，說起丹桂村的近事，令我發生無限感慨，順手寫了這篇短文，聊以塞責。

丹桂村在什麼地方？上海人固然不知道，就是久住在香港的，也未見得到過。記得有一次寫了封信給老友黃君，在信封上寫明『自丹桂村寄』。黃君查遍了香港地圖，沒有這個地名，又問過幾位廣東朋友，也都不知。黃君是善用科學方法的人，便拿了一面放大鏡，細細的向郵票上觀察，到底被他在郵票裏面發現了小小的『元朗』兩個字，纔知道丹桂村原來離元朗並不遠。

丹桂村雖離元朗不遠，却也並不很近。坐『巴士』到元朗，至少要二十分鐘。說正確一點，便是在青山和元朗的中間。從香港過海來九龍，在佐頓道碼頭登岸，坐九路巴士一直到紅水橋下車，順着公路傍的土路再走二三里，便望見丹桂村的大門。紅水橋距離佐頓碼頭，恰好是二十三英里。

丹桂村創建到現在，差不多有二十年的歷史。當初創建丹桂村兼常任村長的，便是民初政海中赫赫有名的王笠隱先生。王先生是舊國會議員，民國十六年以前的政變，幾乎沒有一次不會參加。據說王先生在上海的時候，偶然一個人到大世界去品茗。就在這燈紅酒綠的當兒，忽然感覺到人

世的空洞，應當早尋個歸宿。從此便動了個買山卜宅的念頭。漸漸的脫離政海，專心著述。後來得到了一筆鉅大稿費，纔在九龍新界買到了一塊地，便是今天丹桂村的所在了。

大約是民國十七八年，有少數的廣西軍人，因為政爭失敗，都退居到香港來。王先生和他們有同鄉關係，便把創建新村的計劃，和他們商量。他們一聽，果然紛紛贊成，買地皮，造房子，不出幾年，便蔚成了今天的勝境。誰料這房子佈置好了，政局又發生了變動，這些村友們，紛紛的回廣西去任要職，只剩下了王先生一個人，來替他們照看這些新造的住宅。

村內共有十二家人家，每家佔地六畝。已經造好房子的，只有七家。從前原是清一色的廣西人，自從港幣大漲，便有人將房地出賣，換取港幣，因此纔有幾家外省人加入。但是在村長王先生領導之下，一切都遵照舊。現在先從十二號王家說起。

進丹桂村大門右首第一家，門牌十二號，便是村長王先生的住宅。王先生經營這所住宅，可說是煞費苦心，改了又改，修了又修，所以難免有不大調和的地方。就大體說來，是一座二上二下的平頂洋房。房頂上添造精室三間，是村長平日臨池或午睡的地方。房頂最高處裝有警笛，附近的差館（即巡警局）都可以聽得見。房子三面都是空地，樹木極多。村長最考究家庭工業，所以家裏有雞房四五座，養了幾百隻來克亨雞。又有菜園和稻田百多畝，每天出產很多。九龍新界一帶，每天有汽車運貨到香港，晚上便把貨價帶回來。所以在新界開辦小規模農場，大都獲利甚豐。

十一號是黃姓的住宅；一所小小的三開間平房，在全村裏恐怕是最簡陋的了。屋主是廣西人，聽說在什麼稅務機關服務，所以不常在家。十號

也是一所三開間平房，但是構造精緻，全村可以推爲第一。最可愛的，是後園裏的十幾株菩提樹，合抱參天，令人容易發生玄想。房主姓俞，是浙江的望族，人極風雅，與這所房子頗爲相稱。

九號還是一片空地。八號的房主姓黃，是廣西有名的銀行家。因爲不常來港，所以把房子租給人住。屋內陳設十分完備，尤其是幾層藏書，便宜了避難來的旅客們。據說著老子新語的太平民，便在這裏得到不少的參考資料。樓下常住着一位虔修淨土的居士，整天佛號不絕口。有一次工人打傷了一隻麻雀，他特地買回來餵養，誰知道那麻雀就好像避風的爰居一般，始終不肯飲食。餓到幾天上便「羽化」去了。居士還替他唸了幾卷往生咒呢！七號這片空地，原是葉潔薇將軍所有，自從那年葉將軍在南露墮馬身死，久已無人過問。村友們每次走過這塊地方，不由的便講起葉將軍當年的雄姿英發，到如今英雄黃土，可憐可憐！

六號署名漢園，是一位廣西軍人而兼財政家吳先生的住宅，和五號房子一樣，都是密不通風的洋式平房。陳先生身在廣西，也把這座漢園出租給外來的難民。凡是住過這所房子的，都說裏面有鬼。其實鬼並不可怕，可怕的倒是替吳先生看守房屋的一位女僕。這位女英雄一面孔十足房東代表，比真正房東還要凶辣，所以連鬼都怕，何況於人？

現在應該鄭重介紹四號這所住宅了。房主原來姓夏，也是廣西有名的軍人。廿六年後便賣給一位吳先生。吳先生在東北經商，據說在飛機上很發了些財。自從買了這所房子以後，嫌牠不合巴黎式樣，便大興土木，修理了差不多一年。果然美輪美奐，與衆不同。不說別的，單說屋頂上再蓋屋頂，平台上再架平台，也就是全村裏絕無而僅有的了。

除了十二號以外，其他幾所住宅，恰好圍圍的圍着一片草地。地上也種着無數的菓子樹，算是全村的公產。另外還有一座水塔，一座風力發電機，是全村的命脈所在。原來丹桂村附近一帶，有三件事最可怕。一是颶風來的時候，差不多的房子都會拔得起。所以房子的構造非堅固不可，而且普通都是平頂。第二是蟲。經營菜園和稻田的人，最怕的就是害蟲。到現在還沒有十分有效的除蟲方法。第三是旱。只要十幾天不下雨，水源便要減少，村長便立刻通知住戶限制用水。

住在村裏的人，也有幾件可樂的事。第一是朋友之樂。村裏住的人，雖然貧富貴賤形形色色都有，但是因爲環境太優美了，大家沈醉在大自然的懷抱裏，好像與塵世隔絕一裏，不由的忘記了平日貧富貴賤賢智愚不肖的念頭，見面時談談說說，格外顯得親熱。尤其是遠路來香港的人，聽說有親友住在這麼個特別地方，不來也要來看望一次，一來是拜望親友，二來是遊覽名勝，況且青山就近在咫尺呵！

其次可以稱爲縱談之樂。村裏有幾位健談的人，在村長領導之下，大談而談。沒有一定地點，沒有一定時間，也沒有一定題目，遇着便談，談完便散。就中村長談鋒最健，真有聲震屋瓦之勢。太平民最喜打牌，但是打牌並不妨礙談天。他曾經證明老子不是一位陰謀家，所以他的議論，總是以下道爲出發點。居士念念不忘往世西土，但是好像對於東方婆娑世界，還多少未能忘情。此外還有一位俞先生，不常在村，來則也必定參加我們這個談天的集團。這是丹桂村全盛時代，如今屈指算來，談友多數已回上海，可惜大家因爲奔走衣食，連面都不能常見，還能繼續健談會嗎？

# 董其昌的書畫

鄭秉珊

華亭尙書天人流，墨花五色風雲浮；

至尊含笑黃金投，殘膏剩馥雞林求。

這是吳梅村畫中九友歌的首節，畫中九友是王煙客、王圓照、李長蘅、楊龍友、張爾唯、程孟陽、卜禔甫、邵曾彌等，而董香光竄然居首，實在明末時候，董香光之爲書畫界領袖，是無人否認的，即在三百年後的今日，我們倘若批評他的造詣，也不能不承認他是明末復古運動的倡導者，藝術批評的權威者，士大夫的典型人物，而藝苑中的榮幸者。

怎麼說是藝苑中的榮幸者？他以三十五歲的年齡，就舉進士，入翰林，他的八股文，爲明代一大家，因八股文的受人崇拜，連他的書畫也爲人重視了。其次是在充長子（光宗）日講官時，因事啓沃，雖因此而逆執政意，謝事歸。但後來光宗立，即問舊講官董先生安在，召爲太常少卿，掌國子監事，這便是吳詩第三句的出處了。又他在朝的時間少，在野的時間多，因得廣覽歷朝書畫的名蹟，從事於研究臨摹，才能另創一種新作風，成爲當時最流行的畫派，而且克享八十三歲的高齡，生前既領袖藝壇數十年，又得王煙客等好弟子，煙客後傳於王石谷及孫麓台，遂開東廬山二派。清朝的康熙帝，酷愛香光的書法，一時匠工，咸習其法，清代最著名的書家，如劉墉、張照、王文治、姚鼐、梁同書等，都可稱爲他的私淑

，所以他身後的地位，也是至高無上，支配了清代三百年的書畫界，直至今日，研習他的作風者不衰。

怎麼說是士大夫的典型人物？明史說：「其昌性情和易，深通禪理，蕭閒吐納，終日無俗語，人擬之米芾趙孟頫一流人物。」明末是黨禍奄勢最烈的時期，他却輕身遠引，見機早退，集古今名人書蹟，刻戲鴻堂帖，與友人陳眉公、王煙客等討論書畫，揚權古今，當時名收藏家如嘉興項子京、無錫華中甫等，都以名蹟求品題，得片語隻字以爲重，所以日見名蹟最多，錢牧齋說：「公題識賞鑒之文，區別雅俗，別裁真僞，東觀（黃伯恩）翰其博，南宮（米元章）遜其精，三百年來書品畫繼，奉爲金科玉條，未省能出人者也。」這並不是過譽之論，他在崇禎七年乞休，詔加太子太傅致仕，卒後，又賜諡文敏，中國士大夫階級的能全始全終，而又精於藝事，不能不推他爲典型人物了。

怎麼說是藝術批評的權威者？香光對於詩文書畫的批評，具見於所著畫禪室隨筆中，他最勝人處，便是眼界高，所以其中對於書法的研究，名言迭出，鑑別最精，對於繪畫，他本同鄉莫如龍的主張，首揚南宗山水的旗幟，「文人之畫，自王右丞始，其後董源巨然，李成范寬爲嫡子，李龍眠、王晉卿、米南宮父子，皆從董巨得來，直至元四大家黃子久、王叔明

倪元鎮、吳仲圭，皆其正傳，吾朝文沈，則又遠接衣鉢，若馬夏及李唐、劉松年，又是大李將軍一派，非吾曹當學也。」排斥刻畫，提倡筆墨的流動自然。又說：「學者非讀萬卷書，行萬里路，欲作畫祖，其可得乎？」推崇文人畫，而本之於詩書遊歷，開拓胸襟，以助其畫筆之氣韻生動，這種見解，在明末清初盛行，成爲畫壇的定論，因此浙派及北宗，漸歸滅，清代畫人，也俱爲文人的兼職了。

怎麼說是復古運動的倡導者？因爲香光主張，書法恢復晉人法則，畫道恢復唐人風格，原來書法自趙子昂出，元代一朝的書法，俱爲他籠罩，都模彷彿體，這個風氣，直到明代的中葉，名家像祝允明、文徵明、陸深等，也都是由子昂得筆，香光幼年，不工書法，後來勸習顏魯公多寶塔碑，稍進字體的蘇米兩家，最得力於米南宮，再由南宮上溯褚遂良，以逮羲獻父子，臨閣帖用功極深（清宮有他閣帖的全臨本），晚年再參之以唐碑，尤近徐浩，遂自成一派，他的天真簡淡，秀麗雅逸的書派，當時便代趙而崛起，風靡天下，無人能與他抗衡了。明史說：「其昌天才俊逸，少負重名，初學亭自沈度、沈粲以後，張弼、陸深、莫如忠及子是龍，皆以善書稱，其昌後起，超越諸家，始以宋米芾爲宗，後自成一派，名聞外國，同時以善書名者，臨邑邢侗，順天米萬鍾，晉江張瑞圖，時人稱那張米董，又曰南董北米，然三人者，不逮其昌遠甚。」朱竹垞詩：「三載六草董尙書，北米東那總不如，試誦客寮好詩句，一發肯換百碑隸。」也以爲那米兩家，工力有餘，韻味不如董氏，而且那米兩家書法米芾，就是受董氏的影響，又時代較後的黃道周、倪元璣、王鏊等，他們的書法，筆意蒼古，氣魄雄驚，論其所詣，實超過香光，不過他們也都由米字入手，董氏啓

迪之功，仍是未可泯沒的。

關於董字的批評，當時便有不滿意的，馮鈍吟說：「董宗伯字，全不講結構，用筆亦過弱，但藏鋒爲佳，學者或不知，董似未成，字在文（徵明）下。」又說：「董思白不取遒健，學者更弱俗，董公却不俗。」惲南田也說：「孫承公嘗與余論董文敏書云：思翁筆力本弱，資質未高，究以學勝，孫與董親近年多，知之深，好之深矣，其論與予合，非過論。文敏秀絕故弱，秀不掩弱，限於資地，故上石輒不得佳，孫之謂其不足在是，其高超亦在是，何也，昔人往往以己所不足求進，服習既久，斫鍊益貫，必至偏重，所謂矯枉者過其正也。書法習氣，皆於此生。習氣者，即用力之過，不能適補其本分之不足，而轉增其氣力之有餘，而滯未至，陶鑄琢磨之功，不足以勝之，是以藝雖成習亦隨之，或至純任習氣而無書者，惟文敏用力之久，如瘠者飲藥，令舉體充悅光澤而已，不爲騰溢，故俯仰見不足，毋使有餘，其自許漸老漸熟，乃造平淡，此真千古名言，亦一生甘苦之至言，可與知者道也。」清代包慎伯，是提倡北魏碑的人，但於行草書的人門法，提出道蘇（東坡）由董（香光）的口號，不過道蘇須知其淵源，由董須知其調疎，汰澗漫則雄逸顯，避凋疎則簡澹真，又批評道：「董宗伯如龍女參禪，欲證男果。」便是說董字手姿意境是好極了，可惜有些女性化，梁山舟說得好：「香光晚年，書法得顏之髓，故隨手皆妙。」又說：「思翁至妙之作，大率用宣德鏡面或羅紋箋，故其輿會所到，精采十倍，晚年一洗委媚，以唐法行晉人意，道逸之致，如老樹着花，高江郵所謂初看不覺佳，愈觀愈妙者信然。」的確，董字初看不覺佳，但對於書法有深切研究的人，多觀其眞品書蹟後，才覺文趙諸家，尙遜其字內有

逸趣，字外有真味，香光很自負其書超過子昂，但對於畫法，則服膺不置，我們可深信他有自知之明的。

香光的書法負盛名，明史說：「四方金石刻，得其製文手書，以爲二絕，造詣無虛日，尺素短札，流布人間，爭購寶之。」同時仿效他書法的人也多極了，很有許多能亂真的，蕭張神澗南識小錄道：

「新安一賈人，欲得文敏書，而懼其贗也，謀諸文敏之客，客令其具厚幣，介人謁，備賓主禮，命童磨墨，墨濃，文敏乃起揮毫授賈，賈大喜，拜謝持歸懸堂中，過客見之，無不歎絕，明年賈復至松江，偶過府署前，見肩輿而人者，人曰董宗伯也，賈望其容，絕不類去年爲己書者，俟其出，密視之，相異遠甚，不禁大聲呼屈，文敏停輿問故，賈涕泣述始末，文敏笑曰，君爲人所誑矣，饒君之誠，今可同往爲汝書，賈大喜再拜，始得真筆，歸以誇人，而識者往往謂前書較工也。」又方蘭士書論云：

「思翁常爲座師某公作書，歷年積聚甚多，一日，試請輩甲乙之，乃擇其結構縝密者曰：此平生得意作，近日所作，不能有此腕力矣。某公不禁撫掌曰：此門人所萃也，乃相視太息。」這兩則所記都很有趣，可見當時模仿之盛，近時胡漢民的八分，多出任中敏代筆，于右任的行草，也有周伯敏捉刀，識者莫辨，便是好例。

至於他的畫學來源是怎樣呢？他初學是師同郡顧正誼仲方的，清宮有顧仲方山水軸，上面題記道：「連日撫宋元諸大家真蹟，頗能得其神髓，思自從余指授，已自出藍，畫此質之，品評當不爽也，友人顧正誼識」云云。香光自己說：「顧仲方畫，初學馬文璧，後出入黃子久、王叔明、倪元鎮、吳仲圭，無不肖似，而世尤好其爲子久者。」所以香光初學，是以

元人爲師，而尤近大癡的，惲南田也說：「大癡爲勝國諸賢之冠，後惟沈啓南得其雄渾，董文敏得其秀逸。」後來他鑒閱名蹟日多，自己收藏也不少，元四家不能限制他的畫境，他曾說：「所見大癡畫不下三十餘幀，以浮鼠暖翠爲第一，恨景碎耳。」已漸次對大癡也有不滿了，他自述學畫的進程道：「予少學子久山水，中去而爲宋人畫，今聞一做子久，亦差近之，日臨樹一二株，石山土坡，隨意皴染，五十後大成，猶未能作人物舟車

屋宇，以爲一恨，喜有元鎮在前，爲我護短，否則百喙莫解矣。」他並非不能畫人物，曾爲焦弱侯作九歌圖，做李伯時白描人物，工細絕倫，吳修詩道：「愛寫秋山做大癡，家傳北苑有師資，不知一髮衣紋細，人物遠能畫伯時。」因爲畫人物，用筆很受拘束，所以他不大肯畫，北平故物陳列所藏有香光縮臨宋元名蹟冊，是煇赫的畫寶，畫共二十二幀，首題小中現大四大字，中有李成雪景，王銍煙江疊嶂圖，董源有谿山行旅圖等三幀，瓦然有雪圖，高克恭山水二幀，黃公望有浮嵐暖翠圖等五幀，吳鎮三幀，王蒙林泉清集等三幀，倪瓚山水三幀，這二十二幀，都是董氏認爲無上神品，故縮臨爲大冊頁，逐頁題記，以便隨時攜帶研習，當時雖無照相，但這份縮本，委實臨得與真本差不多，可見董氏對於臨古是功力湛深的。南田畫跋說：「婁東王奉常煙客，自暫時便游娛繪事，乃祖文肅公屬董文敏隨意作樹石，以爲臨摹粉本，凡輜川、洪谷、北苑、南宮、華原、營邱，別有一種貴秀逸宕之韻，不可掩者，且體備衆家，服習所珍」云云。清朝畫徵徵也說：煙客有縮臨宋元名蹟二十幀，爲枕中祕寶，朝夕摩挲，故其一點一拂，悉有師承，或者即爲此本的再臨本，吾人今日得見董氏真本，知

道他淵源所自，眼福勝前人多了。除前說諸家外，他的用墨，是得法於米氏的雲山，所仿米派山水，煙雲飄渺，秀逸絕倫，在其遺蹟中最為高妙。他的設色畫，則多做唐楊昇兩湖蒲雪圖，吳思亭詩：「楊昇蒲雪畫兩湖，紅鬚爭看沒骨山，千載僧繇遺法盡，祇留一脈在雲間。」註曰：「楊昇兩湖蒲雪圖小幀，用沒骨法，絹極光潤，傅色濃豔，青紅奪目，董思翁每衍為長幅，筆法宛似。」云云。沒骨法創自梁張僧繇，董氏時仿之，他畫法簡直由宋元再上溯到六朝了，其實董氏山水的皴法、樹法、屋宇畫法以及構圖法，是完全仿唐王維的江山雪霽圖，所以皴法簡單，線條圓潤，猶保存山水畫初期的雅拙質厚的趣味，這種趣味，為他所獨有，後來在王煙客畫中，尚多保存着，到石谷麓臺時，畫家大都窮工極妍，已不知此種趣味的來源和可貴，而不注意於此了。

董香光的畫，較書更為名貴，錢謙叟說：「文敏最矜慎其筆墨，有請乞者，多倩他人代之，或點染已就，便僕以質筆相易，亦欣然為題署，都不之計。家多侍姬，各具絹素畫，稍倦則誦詠繼之，購其真蹟者，得之閨房為多。」朱竹垞詩：「隱君遺左何珂雪，每替容臺應接忙，涇渭滔滔終有別，漫因題字贖收藏。」便是說質筆大都是趙左和珂雪代筆，自己加以題款，趙左也是華亭人，山水為松江派的巨頭，珂雪和尚，是嘉興李君實的兒子，倘若得他們的代筆，那麼賈王得羊，不能算吃虧。吳思亭曾見陳眉公與沈士充手札道：「子居老兄，送去白紙一幅，潤筆銀三星，須畫山水大堂，明日即要，不必落款，要董思老出名也。」故詠詩道：「潤筆三星想未奇，捉刀期定不蹉跎，當時好友猶如此，莫怪流傳賢本多。」現在流傳的董畫，百無一真，曾經畫跋說，所見香光畫甚多，無一滿意者，

盛名之累，實山贖本的太多。

董香光作畫的工力，沒有其書法深，但他見解高卓，想恢復唐宋的作風，其努力是未可厚非的，而且他是以復古為創作的的手段，力趨上游，並非一味盲從古人的。袁中郎瓶花齋集道：「往與伯修過董玄宰，伯修曰：近代畫苑諸名家，如文徵仲、唐伯虎、沈石田輩，頗有古人筆意否？」玄宰曰：近代高手，無一筆不肖古人者，夫無不肖，即無肖也，謂之無畫可也。」這真是見道語，他又常說元四大家俱取法董巨，而面目不同，各種其妙，所以他的書畫，雖是以復古為尚，但自有其獨特的面目，無怪其所創畫間派，為時人所折服了。

香光畫法的價值，後人毀譽參半，宋牧仲詩：「華亭天授非人力，六法何妨有未工，多少畫家三昧語，留題斷紙故麻中。」說他頗有眼高手低的毛病，祇佩服他論畫的才能。方爾坻說：「書畫自其禪開堂說法，海內翕然從之，沈唐文祝之流，遂塞至今，無有過而問津者。」這是說董氏勢力之大。又說：「畫禪法自董巨倪黃，能師其意，而不逐其跡，用墨之妙，尤為獨詣，隨手拈來，氣韻生動。」這是稱贊他用墨的超妙。孫阿隱題香光畫：「元人評高彥敬，在子久山樵之上，豈非以氣韻勝哉！元宰先生，一筆一墨，真是度世，神品不如逸品，於此益信。」這是欽佩他的氣韻生動。錢松壺道：「予不喜香光畫，以其有筆墨而無邱壑，又少含蓄之趣，然其蒼澀瀟灑，實自北苑大癡醜醜而出，未可忽也。舊藏金縷畫一幀，用筆用墨，極酣暢淋漓之致，宜為精鑒者所珍。又吾家緝齋藏青綠仿古八幀，其中仿惠崇白雲紅樹一頁用色極厚重，絕非向時筆墨，風致極佳。」（續見第一六面）

# 京話

姜賜答

本刊編者，屢次來函督促，囑我爲本刊長期撰寫京話一篇。商之外子，言談之下，認爲此事實行起來，不免有兩種難處：第一，京話的體裁，半似通訊，半屬個人筆調的散文，不過以今日的金陵做描寫的對象而已。關於通訊呢，我是一個素來好靜的人，除了坐幾趟黃包車，到中央商場去買點東西，或到大華戲院去看看國產電影之外，平日不甚擅長出門。星期日呢，外子好作玄武湖之遊，相應偕行，其他的地方，去的時候很少。因此，「女子治內，男子治外」，外邊有什麼消息，我不是中央電訊社的外勤記者，也就不大清楚。報紙上的新聞呢，京滬報紙，千篇一律，這裏覺得平淡無異的，在上海或其他各地，也很難令人拍案驚奇。至於個人筆調的文字呢，雖說我也曾在大學畢業，平常也喜歡看看「紅樓夢」「老殘遊記」以至時下諸賢的名作，但是寫起文章來却常常拖泥帶水，並且用的「的」字甚多，久爲老友所詬病。有此兩項缺點，真覺得不敢率爾操觚。

第二種難處，就是我覺得本刊的讀者們在六七年前，一定讀過「論語」，倘使沒有讀過「論語」，一定也看過語堂充德他們辦的「宇宙風」，或海戈黎庵他們辦的「談風」。上述的三個刊物裏，都有過若干篇姚穎女士所寫的「京話」，其文筆刻繪精巧，玲瓏生動，幾乎把當時整個南京的宮海動態，風景人物，描寫得如在眼前。她的大作至今留存存在我的腦海裏

，久有一種不可磨滅的深刻印象。今日居然叫我效顰起來，寫出些「四不相」的東西來，當然唐突大雅；叫我加一點油泥，刻意求工，又非疏懶已久的我所能勝任。於是遲疑者再，終於不敢動筆，就寫了一封信給編者，說了許多爲難的意思，雖未至傷了感情，却也說得相當的不婉轉。自忖在這秋老虎的天氣裏，大概不致再叫我勞民傷財罷。

誰知編者先生的好意，與其聰明的程度，真令我覺得我是一個十二分的低能女兒。原來前幾天外子返滬省親，暇時不免探訪一下老朋友，於是被編者和其他兩位，拉到一家不大不小的館子裏去吃飯。酒酣飯飽，於是端起茶來，然後編者從袋裏掏出一包白錫包，先敬了外子一枝，然後微笑地發問：

——聞得尊夫人邇來又有了喜，有話？

——無之。她在家裏很閒。

——也看點什麼小說隨筆之類的東西麼？（煙霧繚繞。）

——看，她頂愛看你們出版過的，什麼駱駝祥子呀，京話呀，樓海案什麼的。

——替古今寫一點京話好不好？不用按期，好在古今就要擴充了，多闢一兩欄新的文章，幫幫忙罷！

——她那裏寫得出什麼文章來？

——不要客氣。香港的大風，宇宙風，她不是常常投稿的麼？

——（默然。）

——哦，是。請她出來給我們寫一點京話好不好？

——什麼！



怎樣？現在『京話』很難找到適當的人。尊夫人又是一位女作家

，一定可以媲美從前的姚穎。

姚穎的文章寫得好極了，她那裏比得上？

——客氣做什麼？喂，再來一枝好麼？（火柴擦了，噠的一聲，煙霧

繚繞。）

——她在家里怕很忙。

——什麼，你不是說她在家里很閒麼？

底下的談話不用說了，憑着外子的直率的態度，已經不戰自潰。於是

他回來之後，就變成不是我親愛的丈夫，而成爲古今拉稿的代表了。好在

他還算是慚貼我的，不叫我多寫，大約每篇兩千字左右，也就算交卷了

。我非姚穎女士（雖然，有一個寫夫叫了姚女士的名到處招搖，有不少人

不察，竟上了他的大當），本不能寫出什麼流暢秀麗的文字來，就是不遵

到東施效顰的謬誤，我也在準備隨時辦理交代的。是爲序。

（續自第一四面）

說他沒有邱壑，是不知香光的構圖係仿王維雪圖的原故，用色厚重，

便是楊昇蒲雪圖的遺法了。

我國書法的正草書，以鍾繇宣示表爲最古，以羲獻父子爲集大成，山

水畫至唐代始脫離人物背景的地位，獨立成一部門，當時以王維吳道玄最

著，而蘇東坡更欽佩王維，後人推崇他爲南宗開山祖，香光書畫的取法如

此，自以爲取法最高，可莫與倫比了。那知藝苑天地，廣大無垠，堪供後

人的馳騁。像書法又有六朝的墓誌，漢晉的木簡，周秦的金文，殷商的甲

骨，繪畫則如八大、石濤、冬心等，都另以新面目出現於藝壇。自西畫輸

入，用具有油彩、水、粉、木炭之異，派別有古典、印象、表現、達達之

分，復有美學、藝術學、色彩、透視、構圖、解剖等理論的研究，所以我

們現在從事繪畫，萬不能墨守舊法，自珍敝帚，可是現代的董香光是誰呢

？我很希望藝壇有這樣的人物出現。

### 張次溪屬齊白石李雨林畫銀錠橋話往圖紀庚戌炸藥案索題感賦 康 瓊

風景依稀銀錠橋，披圖如見水蕭蕭；卅年人事多翻覆，又看黃旂塞外招。

博浪沙頭走祖龍，斬蛇當道拾侯封；斯民飢溺崖宵吁，避穀何心學赤松。

西涯東畔舊家居，細柳新蒲夕照餘；欲撥劫灰尋往事，槐陰加長板門虛。

閱其無人，門前槐樹猶存。

南齊北李擅丹青，選事張郎爲乞靈；一部興亡新史話，幾人含淚帶愁聽。

當炸藥案起，余適官廡橋側，以嫌疑受監視。廿年後卜築積水灘，重訪舊居。

大教据 版權所有

# 論離婚

蘇青

離婚的決心通常總是由女人先下的，男子厭棄了黃臉婆，儘可在外頭

尋花問柳，屈居納妾，甚至再來重婚一個「夫人」，他們用不着逼太太離婚，尤其是太太已養了成羣兒女，則留在家中就替他照顧兒女也是好的。

然而太太要離婚了。自由啦，獨立啦，愛情啦，……各式各樣的新學說，新思想，把她腦子都攪糊塗了，她不及想到現實社會裏，雖多的是新思想或學說，而大家做出來的行爲却還同十八世紀、十九世紀差不多哩。她吃苦了！吃到了苦頭還不敢老實說出來，於是直苦到死，死而後已。

近年來不知怎的，我有許多同學以及表姊妹、堂姊妹等都鬧着離婚。他們都已生男育女，丈夫也不壞到怎樣，家裏又不窮，我實想不出她們所以要離婚的緣故。我的丈夫是律師，他們把這事委託他辦，他替她們抄上千篇一律的理由，便是「意見不合，勢難偕老」。但我以爲她們結婚都不是眼前的事，意見不合何以早不提起，遲不提起，偏俚這時候來提起難以備老的話呢？這個時候是什麼時候？於是我開始研究她們的年齡。

廿七八歲是女人最容易下離婚決心的年齡。上了二十九歲，三十便在目前，她自己就是不照鏡子，也會想到老之將至，胆怯而不敢嘗試的了。

至若在廿七八歲以前，則一個女人總是離婚也快樂的，不離婚也快樂的，離與不離往往取決於客觀環境或偶然發生的事故，與她本人的真正意志無

涉。

她們爲什麼要離婚？因爲她們相信自己的力量，能够在離婚後謀取更好的生活。沒有一個女人預知日後生活將陷於寂寞淒慘之境，而尙敢決意離婚的。即使真的難以偕老，她們也祇會投河上吊，決不會拋兒別女，或攜了兒女求下堂而去的。她們口口聲聲嚷着「不堪虐待呀！」「惡意遺棄呀！」都是假借理由。要不是有個較美滿生活的憧憬在腦裏，虐待也得忍受，遺棄也得期望其回心轉意。

有一個離了婚的女友對我說：「他不喜歡我呀！我還年青，女爲悅己者容，人家不喜歡我，又何必強求呢？」這是她對於美貌的自信。她以爲：「憑我這副面貌，你不識貨，自有識貨的人來娶，也許那人還高出於你，我又何必定要守住你呢？」她的美滿生活的憧憬便是想換個天天讚美她是安琪兒的丈夫。

另一個女人解釋自己所以要離婚的理由：「你知道我是要專心美術的，他了解我，時時妨害我的工作，再這樣下去我的前途可完結了，因此……」她以爲離婚之後便可以專心美術而博取遠大前程，這是她對於美術天才的自信。

善良的表姊哭啼啼逢人訴冤：「他可是頂沒良心哪，前年生病我替

他換尿尿，去年他失業了，我又把金鑰匙掉給他，……如今，唉，他迷上那個妖精哩，難得回家，回來也不給你好嘴臉看。……我這樣賴在他家還有什麼意思，不如離婚了獨自當姑子去。」她雖沒有旁的野心，但她相信當姑子總比賴在他家裏快活一些，這也是她對於未來生活的美夢。

其他離婚的理由還多得很，如家庭經濟拮据哩，對方脾氣不好哩，公婆妯娌嘈囉哩，……都是以造成夫妻吵架的原因。吵架便使氣，使氣便離婚，離婚尤以頭婚夫婦爲多，二婚、三婚便不大了。原因是頭婚沒有經驗，常把對方爲人來與自己理想的配偶相比較，覺得各方面都未免相差太遠，失望之餘，便打算換一個試試。及至換來以後，再將新舊配偶比較一下，想想真是天下老鴉一般黑，大家還是得過且過罷了。況且一個人要不是存心想做什麼明星，離婚次數多了總也不大好聽，故大家雖是意見不合，也還得勉強老下去。

其實呢，意見不合也真的決不會是什麼難以偕老的原因，夫妻要好不要好可與意見絕無關係。一般人找對象常愛瞎拉一套，什麼要意見相合哩，志趣相同哩，全是欺人欺己的廢話。夫妻第一要講相配，相配便可爲偶，合呀！同呀！都是沒有用的。什麼叫做相配？那好比底之於蓋，鈕之於孔，配起來可以合成一件東西。兩隻底，兩個鈕，或兩隻蓋，兩個孔在一起，便祇好做朋友，不能算是夫妻。古人陰陽代表夫婦之性別，以剛柔說明夫婦之性格，以內外分別夫婦之職責，頗懂得相配相合之道。今人則家從平等的「平」字上頭着想，因此夫妻就像兩條平行線似的水不會碰頭；再加上一個同志的「同」字，同則相斥，更非做到離婚的地步不可了。諺云：柔能克剛。你的脾氣燥，我不來理你，由你跳足直嚷一陣，過一會子

便自好了。好了之後再慢慢數說，不怕你不向我低頭認罪。家庭裏頭本來不是西風壓倒了東風，便是東風壓倒了西風，絕等不平等是做不到的。而且，就做到了又有什麼用處？我們在講愛情的時候，不是常把對方看做高空明月，自己甘願低首膜拜，決不敢想爬上去與她並懸而爭輝的嗎？

至於同呢？那是更加同不得的。同做律師，便要大家爭奪生意，相妬；同爲文人，便要互相評論好歹，相輕。況且世界上真有學問，真有本領的人也少得很，對方與你同志，同道，同學，同事，同得多了，西洋鏡便容易給她拆穿。齊人妻妾在不知她們的丈夫在外頭幹什麼的時候，見他吃得醉醺醺的回來心裏一定也很敬重，奉烟奉茶特別殷勤，及至知道了他的酒食的來源以後，便要瞧不起他，罵他唾他了，這樣說來夫妻可是好互相了解的呢？

不備此也，性的誘惑力也要遮遮掩掩才得濃厚。美人睡在紅綉帳裏，只露玉臂半條，青絲一縷是動人的，若叫太太裸體站在五百支光的電燈下看半個鐘頭，一夜春夢便做不成了。總之夫婦相知愈深，愛情愈淡，這是千古不易之理。戀愛本是性慾加上幻想成功的東西，青年人青春正旺，富於幻想，故喜歡像煞有介事的談情說愛，到了中年洞悉世故，便再也提不起那股靈動來發癡發狂了。夫婦之間頂要緊的還是相識相騙，相與相殊，我不使你看到早晨眼屎，你不讓我嗅着晚上腳臭，始有美感；我不懂你文章多好，你不知我刺繡多巧，便存敬意。鬧離婚的夫婦一定是很知己或同脾氣的，相知則不肯相下，相同則不能相容，這樣便造成離婚的慘局。

還有過分認真也是造成離婚的原因，太太忘記在丈夫生日那天給他備好兩碗長壽麵，便認爲是愛情冷淡的明證，這樣責備起來閒話便多了。同

大成設居  
版權所有

一個關心家事的調賦的男人相處可不是件容易的事，尤其是一般自命爲新女子的太太，往往自己胸懷大志，把家庭事物弄得亂七八糟，結果使非夫妻反目不可。其實男子都是貪的，今天替他擦皮鞋擦亮了，明天他又嫌你未燙平領帶，老做不足；而女人則都是懶的，今天你不責她未擦亮皮鞋，明天她便索性連領帶也不給你燙了，養成習慣，百事不管，把家務責任一古腦兒都推在女傭身上，自己就吩咐一聲也嫌太麻煩囉囉，有些人甚至還覺得事屬細微，不屑爲之。我知道有許多人家夫婦不睦都是由於男人細心，女子大意而起，我的父母便這樣，我爸爸喜歡種花，每次回家來時總要帶了許多美麗的盆花來，等他出門以後，我母親再不替他澆溉，日子一多便都枯死，於是索性連根拔掉，泥土給我做泥娃娃，花盆則由弟弟搬來搬去當撒尿罐子，撞碎了結。我們看見爸爸第二趟回家時的怒容，他重新買了幾盆心愛的盆兒，在離家前夕因爲不能攜去，便對着它們流淚不置。但世上也有許多男人能馬馬虎虎，絕不計較妻子的措施的，像有一個朋友便這樣說過：「我對太太的態度是敬鬼神而遠之。她的作爲是神聖的，我不敢過問；我的行動若係罪過也暗中爲之，在她跟前總是齋戒三日，沐手清香，肅靜跪拜而不作一聲，這樣也就無災無禍的年年過去了。」此公可謂能够省事，想太太也決不會想同他離婚的了。

離婚究竟是好是歹，要得還是不要不得的呢？男人將會感到空虛，覺得彷彿失掉了一件東西似的，這東西就是裏聲裏氣到十分，去了它總不免有些戀戀，尤其是想到她也許將另找新主，心裏更有些酸澀澀的不是味兒，於是他便跳打牌技刺激，刺激得够了，重新改過好好做人，另娶一個年青的姑娘來填房補腦中的缺陷，從此要不是在晚年前後妻所出子女有

相仇相恨等事，便再也不至於舊創重痛了，女的則不是如此，她們在最初出去幾天大抵總是氣憤憤稱死不悔，及至遇到了人覺得別人再不是像從前般追逐她，奉承她時，她便覺得自己老了。一個女人在丈夫身邊不論過多少年數，養多少兒女，都不會想到老不老的，除夕過去，元旦到了，她總是興高采烈的計算小明今年八歲了，小涵去年是四歲等事，決不會想到自己去年三十一歲，今年便上三十二歲了。可是一個離了婚的女人，她就怕見賀年片哩，她也怕看元旦的報紙廣告，萬一她丈夫竟擇這天與另一個女人結婚了。

老實說，一個女人若祇爲自信美貌或能力而違與丈夫離婚是不智的，一個美貌的棄婦與一個美貌的少女在戀愛市場中的估價乃完全不同，那就是說憑你的美貌也許有人來調戲你，但缺少有人肯娶你，更不能娶了去始終看重你。至於能力，哼，一個女人憑美貌找職業還容易，憑能力來解決生活問題可都是氣惱與辛酸了。十八九歲的擲拉跑出來也許會覺得社會上滿是同情與幫助，廿八九歲的擲拉便有寂寞孤零之感，三四十歲老擲拉可非受盡人們的笑罵與作弄不可了，美貌與能力是能够予人幸福的，但這幸福可並不是靠離婚才能獲得的呀！

社會對待離婚男女是不平等的：對男人是不予重視，管他喪妻也好，離婚也好，一經續娶便沒事了；對女人則是萬般責難，往往弄得她求死不甘，求生不能。因此一個離婚的女子神經總是有些失常，她永遠不會再相信男人，她只知道恨他，氣不過他。就在將來再嫁的時候，她也許會小心翼翼地體貼後夫的心意，但她決不能真心不顧一切地愛他，她要時時替自己或前夫所出的子女打算。慘痛的往事在女人心中永不會磨滅，她將永遠

自己警惕着，還要告訴她的女兒，叫她們都得小心提防。因此一個不幸的母親撫養大來的女兒往往也是非常不幸的，她們母女感情特別濃厚，而對男人則預先存着疑懼的念頭，不敢大膽地熱烈地去愛上他或接受他給她的愛，沒有性愛的生活是變態的！所以以為離婚後的子女，為他們本身的幸福起見，還是歸父親撫養為宜。

離婚在女子方面總是件吃虧的事，願天下女人在下這決心之前須要多考慮為妙。祇有一種女人可以決意離婚，便是她根本另有所愛，絕不把丈夫放在心上。這愛的對象也許並不專限另一個男人，就如祖國時，學問啦，事業啦，以及其他的人啦，事啦，物啦，統統屬之。她心中既先有了愛人，不管她丈夫本身多好，待她多好，都不能使她移轉心意，直到她丈夫給她氣透，恨透，灰心透，再不要同她偕老下去，她這才放感到別人的幸福問題，慨然予他以解放——離婚。離婚之後他或有抱歉，可是絕不會後悔，就後悔也是悔不該在當初答應他結婚的。除了這種女人之外，普通女子在下離婚決心的時候十分之九的心還是希冀他能因此害怕而改過的，她對他說：「因為你這樣這樣待我不好，所以我祇得同你離婚了。」那意思就是說：「假如你不這樣這樣待我不好，我又何必要同你離婚呢？」那時候祇要男人肯摸一下小明的頸子，或捧住小滿的白胖的手流幾滴眼淚，做太太的便是怒氣也消失了，怨氣也散盡了，夫妻總是夫妻好，又何必叫律師來重抄一套意見不合，難以偕老的離婚老調呢？

★

★

★

# 爭取解放

胡蘭成著

胡蘭成先生之著作，素為國內外各界所推崇，本書所輯，為胡先生繼「戰難和亦不易」一書後之又一巨著。內容對最近國內外政治、軍事、經濟等等，均有詳盡之分析，及獨特之見解，全書都二十餘萬言，訂一厚冊，處此大動亂時代，為一不可多得之佳作。

定價三元 (全一冊)

## 國民圖書儀器公司

經理各大書局圖書雜誌  
發售文具儀器教育用品  
承接中西印件簿冊單據  
代辦商標圖案美術設計

上海威海衛路五八七號  
電話三九八九一號

大成教据

版权所有

# 說歡喜佛

韋禽

我一向對於古今中外野蠻風俗的知識，非常喜歡，很想知道。而在中國這個古老的國家裏，這一切却都已退化得看不大清楚了。如吃人，活埋等項目，就極值得學人們的探討。也有一些東西是外來的，在中國，却也成为名物。歡喜佛就是其中之一。

佛教分顯教密教二系。密教或稱密宗，我們從名字上看來，已經知道這一種佛教的分支，是頗含有秘密性的了。它們在印度的佛教中的地位並不如顯教之高，因為它們的經典多半是符咒，而作法來又跡近巫蠱，遠不如顯教的經典的高玄華贍，富有哲理。然而在我們志不在參禪的人們看來，却沒有什麼大關係。反而因為它們的原始性，與中國的祝由科之類的東西，或有相當的因緣，因而發生興趣，頗有研究一下的興趣了。

北平故城中國城的白玉佛，雍和宮的打鬼，似乎已經有了作北平文化代表的資格。而這兩件東西，却全是國產。根本說起來，古代的中國，從漢唐以來，從西域接受來的文化，也已經很不少了。不過有些在接受過來以後，馬上普遍的發展下去，成為家喻戶曉的東西，換句話說這就已經成為漢文化之一員了。如葡萄即是從西域傳來的果品，可是現在還有什麼人說它是洋貨的呢？李唐元為胡姓，似乎也已經不成問題，那麼，整個的唐代文化，如魯迅先生所說，就已經大有胡氣的了。李白的詩文，為我們接

受下來算是中國文化的遺產，殊不知李白却是突厥的苗裔。一個偉大的民族，依我看似乎應當有承認這一切的勇氣。如果說李白的詩寫得好，就非證明他是中國人不可，倒也無此必要；唐代的民族問題，自然更為重大，朱希祖先生於是就憤起而辯。這一切在我看來，却似乎可以不必。閑話說得遠了，北平的雍和宮打鬼的是什麼人呢，這是一羣喇嘛們。喇嘛是西藏傳來的宗教徒——即佛教中的密宗。在那雍正的「潛邸」所改建的雍和宮中，就有着歡喜佛的塑像，歷來去北平游歷的人們，都要設法一見，聽說還要特別多收一筆費用，才可以瞻仰。與六必居中嚴密所寫的一塊匾額相似。一些游覽書中也有着照片。其他的地方也或有這種「歡喜佛」的塑像，大概凡喇嘛廟中就都有的。查密宗之人中華，歷史不可謂不久，唐無畏，不空，金剛智三人所譯經文即是密宗的法典。千數百年來密宗的傳佈反而消沉，難道中國人真是喜歡玄談而不悅「棒喝」的麼？這很難說，政治勢力就很有轉移這一切的力量。乾隆曾對喇嘛有過解說：

西番語謂「上」曰「喇」，謂「無」曰「嘛」。「喇嘛」者，謂「無上」。即漢語稱僧為「上人」之意耳。

十全老人的這一個解釋固然不錯，然而後邊的比喻却不見得十分對。中國人稱和尚為上人，用意似乎是「客氣」，因為方外人在中國，一向是

被認為清高絕俗的。而喇嘛在西藏和內外蒙古，除高尚以外，尙執有政權，這是他們被稱為「無上」真正的原因。

歡喜佛和喇嘛的關係，是不可分離的。這要留到後面敘述牠的歷史的時候去說。現在先來看它的形狀如何。鄭思肖着心史曾記其事，爲見之於中華記載的最初的文獻：

幽州建鎮國寺，附穹廡。側有佛母殿，黃金鑄像，裸形中立，目闔邪僻。側塑妖女，裸形，斜目指視金佛之形。旁別塑佛與妖女裸合，種種淫狀，環列梁壁間。兩廊塑妖僧，或噴活小兒，或噴活大蛇，種種邪怪。後又塑一僧，青面裸形，右手擎一裸血小兒。赤雙足，踏一裸形婦人。頭環小兒骷髏數枚，名曰摩羅羅佛。

南宋之末，金勢大盛。河洛之地，已經不是華胄的天下了。蒙古的文化，自然也跟隨了戰馬而南來。幽州大概是現在河北的長城內外之地，已經有了那麼美輪美奐的建築物，無怪要使鄭君大吃一驚。因爲這完全是外來的東西，而非中國的故有。而且是那麼大膽的塑着，心史所記，辭意之間，當然有苦笑其野蠻的意味。

清厲焚佛有「吳山咏古詩」二首，一首所咏即爲麻葛刺佛，詩序有云：

麻葛刺佛在吳山寶成寺石壁上，覆之以屋。元至治二年，驃騎衛上將軍左衛親軍都指揮使伯家奴所繫。案元史泰定元年驃馬合吃刺佛像於延春閣之微清亭下，輟耕錄亦稱馬吃刺佛，蓋梵音無定字故也。

詩內詳細描寫塑像形狀：

一、一幅嚴寬闊，努目雲兩眉。赤腳踏嗷女，二妹相夾持。玉顛捧在手

，曾是飲月支？有來左右傳，騎白象青獅。獅背匪錦鞍，薦坐用人皮。鬪龍亂繫頸，珠貫何纍纍。其餘不盡者，復置戲與舞。……

這當然是元代遺物而流傳到清代的了。再推上去，於明末清初之際得一叢書。叢書著有「三國識略」，其所記起甲申，訖乙丑（康熙）。歡喜佛的記載見於第四卷，蓋記已亥癸卯間事也。

遼陽城中一古刹，轟煥壯麗，守衛嚴肅。百姓瞻禮者，俱於門外焚香叩頭而去。有范生者過其地，欲入不可得。請一顯者，乃入。見內塑巨人二，長各數丈：一男子向北立，一女南向抱其頸。赤體交接，備極淫褻狀。土人呼公佛母佛，崇奉極謹。

所述古刹蓋是頹古之物，係在元代亦未可知。而土人之呼尤有意思，蓋已畜生視之矣。至於塑像的作風，可以綜合來說一下，是混和了喜愛和曠怒的一種表情。扁圓的唇偏向上，作苦笑狀。而頭部則微側顰眉，或亦表示原始的一種苦悶之象徵。日本厨川白村博士言人生一切事件，皆源於性之苦悶，與德國某文藝論者所說相同。而來自西藏之「威德金剛」，正作性的表演而雜以苦悶，豈非博士文藝論之最好的解釋乎？

西藏東部有圖鬼教，印度佛教傳入，與之混和，而成此像，共同的痕跡，已經不易尋覓了。印度的佛教像，多半是善的表現，而少有惡的流露的。而竟塑作性交的姿式，尤爲不可思議。我們找出幾個解釋來。鴉嚨阿納答囉經中有云：

大乘九部契經即九面是。二諦，即二角。菩提三十七法即三十四手及身語意。十六空即十六足。大安樂即陰體相合。八成成就即八等人物。八自在驚等八萬。不染障礙，即裸形淫繫。妙道即法上術。

這種佛家的隱語都很妙。說得格外含蓄而別有意味。至於陰體相合的一點，在「大聖歡喜變身大自在天毗那夜迦王歸依念誦供養法」中更有所解釋：

大聖自在天，是摩醯首羅大自在天。烏摩女爲婦。所生有三千子：其左千五百，毗那夜迦王爲第一，行諸惡事，領十萬七千諸毗那夜迦類；右千五百，扇那夜迦持善天爲第一，修一切善利；領十七萬八千諸福使善持衆；此扇那夜迦王，則觀音之化身也。爲調和彼毗那夜迦王惡行，同生一類成兄弟夫婦，示現相抱同體之形。……若有善士善女等，欲供養此天求福利者，取香木樹造其形象，夫婦令相抱立之。身長五寸，象頭人身。身著天衣及腰裳。夫鼻揆下，婦鼻揆上。四葉爲座。造象已了，不得換價，在室房中，勿置佛堂。

這是印度的歡喜天佛像，是觀音的化身。並無那許多猥惡的形狀，已經頗爲進化的東西了。雖然也還難不了原始性「生殖崇拜」的痕迹。以爲這是具有一種無上的法力，足使事業興盛，也就是福利齊來之意。這在現在也還有着遺留的風習。如一般人在賭場大負之後，極思買取一少女之初夜權，而其人的面貌則匪所計。以爲如此以後，再去賭就會大勝的，這不過僅是求福而已。乾隆二十九年，山東有王倫之亂，山陰俞蛟著「臨清竅略」記其事，有云：

賊中有服黃綾馬褂者，……坐對南城僅數百步，口中默念不知何詞。蒙袍叢集擬之，鉛丸將及其身一二尺許，即墮地。當事諸君俱憐憫無可措手。忽一老弁，急呼妓女上城。解其囊衣，以陰對之，而令燃炮，羣見鉛丸已墮地，忽躍而起，中其腹，一時兵民歡聲雷

動。

這大似近日報載德國的「跳躍炸彈」，而其法乃利用婦女陰門，爲老弁所指示。至於金鑾瑣記中記的則是防禦法了，是消極地又可以避禍也：

徐陵軒相國傳見翰林，黃石寨往。過山東張翰林曰：東交民巷及西什庫，洋人使婦女赤體圍繞，以禦槍炮。……徐相素講程朱理學，在經筵教大阿哥；退朝招各翰林，演說陰門陣，蓋聞像瞎子言焚教主劉教婦陰，列陰門陣，以禦槍炮云。

這事情可注意的是理學家的解釋。可見庚子時中國士大夫的腦中猶存有此原始的生殖崇拜思想。因思我們研究性的事件，或野蠻風俗，態度應當嚴肅，不可以玩弄輕蔑之狀出之，因爲自己現代的同胞中，也往往有如此的人物也。

據魯迅先生記他的師父的話，「和尚不娶老婆，小菩薩從那裏來？」（大意）這固然是極明徹的大獅子吼。不過據印度的佛教徒的說法則不然。明王們是從世尊眉間所放光中化生出來的。這自然已經十分淨化，可是傳到西藏以後，就不同了：（同前所引經）

以不動佛爲頂巖，青白紅色三面，六臂，二正手相交，同已陰體，作瑜伽相。右二手執寶鈎，左二手執蓮索，兩足踏右展左而住。乾坤齊人，氣氣三昧。從心間嚙字放光，召致十大明王，自口而入，化爲精氣，順山金剛道而入陰體華宮。十滴變十嚙字，復轉成十大明王。

「瑜伽相」即性交，亦稱「瑜伽定」，「金剛道」與「華宮」則爲性器官之代名詞。尤爲奇怪者，不獨小菩薩，即一切法寶法輪，無不可由「作

大子 版權所有



瑜伽相」中生出，是誠可稱為無上良法，亦可見『生類崇拜』之深且廣也。

印度密宗經典中有說及『秘密相』者，在『佛說秘密相經』卷下有：

作是觀想時，即同一體性自身金剛杵，住於蓮華上而作敬愛事。作

是敬愛時，得成無上佛菩提果，或成金剛手等，或蓮華部大菩薩，

或餘一切輪始多衆。當作和合相應法時，此菩薩悉離一切罪垢染着

。如是，當知彼金剛部大菩薩入蓮華部中，與如來部而作敬愛。如

是諸大菩薩等，作是法時得妙快，樂無減無盡。然於所作法中無所

欲想。何以故？金剛手菩薩摩訶薩：以金剛杵破諸欲故。是故獲得

一切輪始多無上秘密蓮花成就。

這裏把性的事件說得非常明徹，出家人的虔誠態度實在可敬愛。在這

裏我們一些兒也看不出什麼『神經衰弱』的狀態來。雖然有許多人或者要

以為太過於學究氣，那麼我們正不妨再看下面的一段。原文當更為顯露，

譯文典雅，或多粉飾，自亦可喜：

爾時世尊大毘盧遮那如來，讚金剛手菩薩摩訶薩言：善哉善哉金剛

手，汝今當知彼金剛杵在蓮華上者，為欲利樂廣大饒益，施作諸佛

最勝事業。是故於彼清淨蓮花之中，而金剛杵住於其上，乃人彼中

，發起金剛真實持誦，然後金剛及彼蓮華二事相繫，成就二種清淨

乳相。一謂金剛乳相，二謂蓮華乳相。於二相中出生一大菩薩妙善

之相，復次出生一大菩薩猛惡之相。菩薩所現二種相者，俱為調伏

利益一切衆生，由此生出一切賢聖，成就一切殊勝事業。

這端是妙文，可以無庸解說，東亞的愛經『香鬘』，或者可以相比

罷！

既然歡喜佛與生類崇拜有這樣密切的關係，我們就很容易推知它們在

中國所以興盛的原因了。那時正是元朝，宮闈的情形，大可媲美李唐，豫

章叢書明人小史中『庚中外紀』記『演撲兒法』云：

癸巳至正十三年，脫脫奏用哈麻為宣政院使，哈麻既得幸於上，陔

麗西天僧行運氣之術者，號演撲兒法。能使人身之氣，或消或脹，

或伸或縮，以蠱惑上心。哈麻自是日親近左右，號奇術。是時資政

院使纘卜亦進西番僧善此術者，號秘密佛法。謂上曰：『陛下雖貴

為天子，宮有四海，亦不過保有見世而已。人生能幾何，當受我秘

密大喜樂禪定，又名多修法。其樂無窮。』上喜，命哈麻傳旨，封

為司徒，以四女為供養。西番僧為大元國師，以三女為供養。……

在帝前男女裸盡，或君臣共被，且為約相讓以寶，名曰些郎兀該，

華言事事無礙。

這一般番僧就在宮中大作其法：

倚納單用高麗姬為耳目，伺探公卿貴人之命婦，市井臣庶之儼配，

擇其善悅男事者，媒入宮中，數日乃出。庶人之家，喜得金帛，貴

人之家私竊喜曰：『夫君謀選，可以無空滯矣。』上都穆清閣成，

連延數百間，千門萬戶，取婦女實之。為大喜樂故也。

野史幸存，使我們得見元代宮闈中狀況。後來一提到『西番僧』，就

會連想到『房中術』來，蓋非無因也。同時還大批採用高麗女，因為他們

『婉媚善事人，至則多奪寵』。掖廷大家，如無高麗女，簡直就不成話。

一時的風氣衣著，都受了高麗的影響。元代蓋為一大混亂時代，北方的蒙

古，東方的高麗，還有西方的一切被征服的國家的文化，都同時流入，成

爲一大異觀。而中華的漢代衣冠遂泯滅而不可復睹了。

庚申，帝還以太子不參歡喜神爲憾：

帝嘗謂侍納曰，太子若不曉秘密佛法，秘密佛法可以益壽，乃令禿

魯帖木兒教太子秘密佛法，未幾，太子亦感溺於邪道也。噫！

他每幸隨便什麼女人，都算做使她們『受大喜樂佛戒』。元代經過這種佛法的洗禮，於是就快速地完結了。只剩下了若干『大威德金剛』的佛像，勞明朝人來毀掉。

孫承澤『春明夢餘錄』云：

惟都內喜佛寺係元人藩制，敗壞風俗，相應毀棄。……得旨，邪鬼淫像，可使毀之。於是工部銷毀淫像。

孫君又引夏言議廢佛疏云：

大學士李時同臣言，人君大善殿內，有金銀鑄像，鉅細不下千百，且多爲邪鬼淫褻之狀；惟聖明一旦舉而除之，甚盛舉也。

這種盛舉在我看來殊可遺憾，有如前數年希公大燒性書，同爲一種極右派的舉動。這也難怪，在元代，后妃們就已經看不順眼了。元史后妃傳云：

京師新建萬壽寺，中塑秘密佛像，其形醜怪。后以手帕蒙覆其面。

尋傳旨毀之。

我調查除了這種要參歡喜禪的最大因素以外，也遂有着別的福德的作。如元史列傳八十九釋老傳附醫巴傳云：

元貞間，海都犯西番界，成宗命禱於摩訶葛刺神，已而捷書果至。

至於乞財的意義，也可以在間接的材料中看出來。

元代究竟不愧爲年輕的民族，在世界史上開了個天翻地覆，結果却在中國立定了脚。中國人民於是就受了不少年的茶毒。輟耕錄中記想肉一條云：

天下兵甲方殷，而淮右之軍嗜食人。以小兒爲上，婦女次之，男子又次之。或使坐兩缸間，外逼以火。或於鐵架上生炙。或縛其手足，先用沸湯澆潑，卻以竹帚刷去苦皮，或乘夾袋中，入巨鍋活煮。或剖作事件而淹之，或男子則止斷其雙腿，婦女則特剝其兩乳，酷毒萬狀，不可具言。總名曰想肉，以爲食之而使人想之也。

後邊還引了一大些中國的故事，吃人原來也是古以有的。宋末登州范溫，食人而定出特別的名號來。如：

老瘦男子，瘦詞謂之饒把火；婦人少艾者，名之不美美；小兒呼曰和骨爛；又通目爲兩脚羊。

這些名子都起得好，不乏詼諧之趣，恐非高手不能罷！然而看起來，老弱，婦孺，都是所謂『兩脚羊』的貨色，名登食譜，蓋亦達爾文氏學說之一佐證耶？

清代以女真入主，因爲想要懷柔遠人，所以喇嘛教又再度興盛，這一次則全爲政治的意義的了。衛藏通志中記有『桑堆佛』，蓋即此物。至今在北平還留下了一些遺跡，留待遊人的瞻仰。雍和宮一些喇嘛廟都有，北海白塔下琉璃廟中的鎮海佛，據說也是這種東西。鄙人雖曾遊故都，這些地方卻都不會去瞻禮過，不無遺憾；他日重來，當然要去看了，聊寫小文，以爲重遊之券耳。

# 記閹人

楊靜齋

西人每舉番子小脚閹人三事，以譏國人，今則皆成陳跡，北平閹人之或有存者，至少亦已五十年左右之年，漸將成爲歷史上之名辭矣。宦官爲宮中之官，自東漢以後，始爲閹人之專稱，後漢書宦官傳論曰：『中興之初，宦官悉用閹人，不復雜調他士。』又說文：『宮中奄，昏閉門者。』按宦者謂之奄，主宮中閉門之役，因曰閹人。

，當時內閣大學士頗秉謙爲獻媚計，一例都票注太監二字，從此太監成爲奉差閹宦之通稱，南人見奉差而來之閹宦皆有太監之名，乃即以此稱之。

宜德中，賜太監陳燕兩夫人。天順初，賜故太監吳誠妻，兩京宅地莊田。見水東日記諸書。予按高力士傳：河間男子呂元瞻吏京師，女國姝，力士娶之，元瞻擢官刀筆吏，至少卿。李輔國傳：帝爲娶元擢女爲妻，擢以故爲梁州刺史。朱子語類：梁師成妻死，蘇叔黨范溫皆哀經臨哭，由是觀之，祿人有妻，古今所同也。京師謂此曹男性猶存，必須近女，豈其然乎。

閹人所去者爲男子之陰莖，故靈樞五音五味篇有曰：『宦者去其宗筋，傷其衝脈，血寫不復，皮膚內結，唇口不榮，故鬚不生。』宗筋當然是指陰莖而言，然或盡去至根，或僅去其端，此未日視，要亦難言。若腋有殘跡，必具感覺，況思想在人，安得不懷燕好之私。或曰閹豬閹雞，僅去帶丸，勢即不舉，此說更謬，要之宗筋既存

神經節之感覺全具，帶丸祇精液之轉輸機關，至多不能生育，雖去何與，即使不舉，意義與形式仍在，宮中豈能容之。聞北平宦者浴室，另有專池，人莫能窺，故知之者鮮。然閹人有妻，則人多知之，不識意欲何爲也？據明黃瑜雙槐歲鈔卷八『祿人妻』條云：

按此，閹人之有妻室，歷唐，宋，明三朝已然，惟娶之何爲，殊屬難知。或謂閹人亦須整理家當，及縫補漿洗諸事，此則雇女傭已足，何必定須正名而娶妻室，且有出諸上賜，更一妻不足，增之二三，抑亦怪矣。據查慎行人海記所記『周后田妃』一文，中有涉及對兒一名辭，今節錄於下：

，似與黃門有關，因漢有黃門監一官，而民間有此稱呼，則始於明代，當時太監二字爲宦官尊號，非一般通稱，祇司禮監始稱秉筆太監，自永樂以至萬曆，凡宦官奉差之印，皆爲『某處內官關防』，惟東廠則有『欽差總督東廠校尉辦事太監關防』。嗣後魏忠賢擅權，出鎮各地之閹宦日多

每日召貴妃（指田貴妃），妃例御風輿，小瑞昇之，是日昇以宮婢。上問故，曰：『小瑞多恣肆無狀。』叩其實，曰：『坤養宮（周皇后所居）小瑞押宮婢，故遠之耳。』上色動而搜其處，大得狎具，盜宮人各侶其瑞，所謂對兒也，一名對食。上驟怒，立

其瑞，所謂對兒也，一名對食。上驟怒，立

謹諸小瑤，中宮（指周皇后）因對恨成疾，嘔血。有老宮人曰：『田氏宮中，獨無對兒乎，亦可搜也。』已而果然，上疑始釋。……

此疑宮中閹人，非盡去其根，略有餘留，欲求宮婢之暢適，則祇有憑藉狎具，豈有唐歷明閹人之娶妻，亦皆藉狎具爲之乎。後聞蕭君言：閹人隸籍河間者多，男子至十五六歲發育時，有顯

閹割者，先飲以酒，酒淡而性猛，飲至十分沉醉，或竟昏倒，然後將其仰縛於條凳，凳置諸盛石灰之大盆中，仰縛則恐其掙扎，石灰則用以吸收流血。將陰部滿塗藥油，油即麻醉藥也。部署既定，即以利刃沿兒勢之根，環而鋸之，深度須有技術，尤以陰莖下部及近卵處爲最難割，因筋多而易致命。割後即將去其莖之海棉體，全莖祇膜二管，須用鉗鉗之，否則縮入而死。一管爲輸尿管，一管爲輸精，精管盤屈而納入體內，尿管則剪去之，遂敷以止血之藥。包紮畢後，須四五日不飲不食，半月不得見風，居室四壁，糊以重紙，蓋見風即有性命之虞，月餘結痂收口，竟成一孔，卵亦縮至細小。然俗有『三年一小修，五年一

大修』之語，蓋言三年五載後，或須再行閹割，實則恐手術不佳，未能根除，每隔三五載，必驗察一次，是否無凸肉長出，長則再割之，其手術亦較易矣。又云：閹人近女，每喜手撫口嚙，緊辦移時，至汗出即止，蓋性欲至此，已發洩淨盡，亦變態也。

上述閹割之法，未知可靠否，然據羅馬人記載閹割之狀，共分四種：其一爲割去全部陰莖與睪丸；其二爲僅割去睪丸；其三爲將睪丸壓碎而不除去；其四爲割去輸精管。但亦有人研究以爲專將睪丸割去或壓碎，或割去輸精管，如施於尙未發育之童子，或可完全斷絕性慾，若施於業已發育之男子，其性慾已然存在，至少可以維持十年始行衰退。且因經此手術，耐久力特長，又無受孕危險，反足以增加淫亂之能力。據謂羅馬時代之貴婦人，極寶此種男子，亦以此故也。埃及僧徒，以閹割奴隸出售爲營業之一，其閹割之法，慘絕廉賤。被閹割者，大都爲六歲至十歲之小兒，由僧徒以低價買得，閹割之時，先將陰莖及腎囊用力外拉，然後快刀突然割之。止血之法，係在木棍上縛一方海綿，蘸以沸油，而將創口

掩住。血止後，始用塗有油膏之布包裹之，並於地下掘一坑，將被割者反縛兩手，埋於坑中，僅露其首，經若干時日，始將其取出，但平均四人中，大概祇一人不死，故出售時，價格亦甚昂貴也。

閹人又喜食『不典之物』，其意似欲彌其缺憾，殆如今日胚胎豫製劑之義歟。事見酌中志，爲明閹人劉若愚撰，志云：

內臣又好食牛驢不典之物，曰『挽口』者，則牝具也；曰『挽手』者，牡具也；又羊白腰者，則外腎卵也；至於白馬之卵，尤爲珍奇，曰『龍卵』焉。

僮云好食，未言其食後效果，要亦如近代之補藥，以意爲之而已。男子閹割，即成稼人，不謂女子，亦有閹割之說，揆之生理，未識有諸，今見碣石刺談『婦人幽閉』條云：

婦人厥竅，極字出呂刑，似與舜典宮刑相同，男子去勢，婦人幽閉是也。厥竅之法，用木槌擊女胸腹，即有一物墜而掩閉，其牝戶止能溺便，而人道永廢矣。是幽閉之說也。

## 偶談吃

曉 謔

『我有幾位潮州朋友，他們平常嗜食的東西就頗可怪。據說有一種海邊捉來的極細的蝦，嫩極，他們都是生吃的，味纔叫鮮美呢，煮過就不甚好了。』——見第七期古今柳雨生先生著『賦得廣州的吃。』

潮州人吃蝦的方法並不如如此。即使極細，也是炒熟吃的。江南地方有吃『搶蝦』的，豈但要生，活的更好。正興館列爲佳肴之一。活躍的一盤，隨手拈來，生香活剝，津津有味。柳先生『長大後又有少年住在江南』，這該知道，正不必忽然想到，把這筆『頗可怪』的怪賬寫在潮州朋友頭上。潮州人有吃生蠔的——即牡蠣——海邊敲來的小蠔，置水中漂淨，過豆醬油吃，和江南人吃生蝦差不多。

蠔生吃頗具國際性，法國人尤嗜。滬上西菜館如外灘之華懋，惠中，一到十一二月便有得賣。蠔較大，去一面殼，仰列磁盤中，週圍佈冰屑！狀頗美觀，以打論值，時鮮之一也。美國有專吃生蠔生菜的店，據說『有意想不到之效力』。因此有一笑話，美國太太嚴令她們的先生每週須

吃生蠔生菜至少兩次，不願吃也得強吃，爲丈夫的責無旁貸。

廣州人吃魚生，外江佬也是窺而咋舌的。生魚片拌在『酥脆』裏，外加副料，如蘿蔔絲，或什麼片，醬醋等，攪勻便吃。但潮州人看起來，未免徒有其名。那麼一大盆，五色紛陳，只有疏疏落落幾片生魚。用拾轆式亦難得撈到一片，簡直在吃『酥脆』。潮州魚生，以生魚爲主。生魚片片攤在篾盤上，另備生菜，洋桃片，鹹蘿蔔絲爲配料，搭配與否，各人自便。一小碗醬醋，或豆醬油，每人一份，魚片一夾一夾，蘸蘸往嘴裏送，你猜味道如何？這般吃法，我們總該嘆服了吧！但還是幼稚得很，原來有些地方吃魚生更够味，生魚切成塊，蘸醬油吃絕不含糊，片與塊較小，巫見大巫矣。

由吃物與吃法不同，各有各的成見，甲笑乙，乙笑丙，丙又笑甲。各以爲自己的吃物味道最好，吃法也最高明。吃物不同，吃法有異，便要搖頭，甚至譏笑。例如北方人吃大蒜，何等爽口，且可却病。南方人則認爲氣味不佳，不敢領教

。河南館子以燒猴頭——并不是猴子的頭，是一種長在樹上的菌——爲上肴。廣東人說，如嚼爛樹皮，有甚好吃。江浙人吃搶蝦，吃臭豆腐，吳方人雖不至掩鼻而過，却也未必敢於嘗試。天下聞名的廣東菜，儘有人說牠好吃，表示好感。但一說到吃蛇吃老鼠，也會臉上立刻掛上又驚嘆又輕蔑的微笑。更有笑廣東人吃物半生不熟，近于野蠻的。這般人吃起西菜來，對於血水淋漓的牛排，雖兩眼筆直，苦難下咽，却衷心敬服，嘆爲歐西文明。

各處吃物與吃法，各有各的適合性，一經習慣，便覺合理。正不必做癩如何好，貴處怎麼壞。不是本地人吃本地菜，儘可揀合口味的吃，不必揀不合口味的笑。

北方人吃大蒜，你受不了，可改吃炸八塊，糟溜魚。河南館子燒猴頭不行，掛爐鴨，桂花棗泥却可大嚼。搶蝦臭豆腐沒有胃口，燒甩水，白切肉却都不壞。廣東菜式樣多，正不必爲了蛇鼠而憐憫然。

以上是吃生蝦引出來的偶談，不算是什麼議論，也不爲誰張目。我非袁氏子孫，對於吃學，愧無淵源，以上所說也許都錯，倘仁人君子以爲錯得可笑，不妨接着談下去。

## 談眉

余 枚

崇尚「眉目」的美，不單是我國民族最古遠的趣味，也可以說是我國人最特別的嗜好；它同愛「小脚」一樣，是中國人的大怪癖；在世界上古今文獻中，怕再找不出一個相當的同好來。不信，讓我提出兩個證據來：

她整個的形相，把一個美人兒的情影，赤裸裸地展露在眼前了。

第一，憑你翻遍世界各國的文學，但總找不出單拿眉目來做女性的代名詞的例子；即使是有，也不很普遍。可是在中國，文不論雅俗，言不論古今，這樣的例卻「司空見慣」。像白樂天的「回頭一笑百媚生，六宮粉黛無顏色」（長恨歌）。

第二，在世界各國的文學上，形容眉的文句，固然是有；但眉的名詞的多，要算我國「手屈一指」了，不妨請你伸出手指算一算：「蛾眉」，「雙蛾」，「黛蛾」，「黛眉」，「黛螺」，「眉黛」，「翠黛」，「翠羽」，「翠翰」，「翠眉」，「曼綠」，「春山」，「遠山」，「眉峯」，「山黛」，「新蛾」，「新月」，「新柳」，「柳葉」，「翠柳」，「眉月」，「月後」，……大概還有吧！我們就在這一點，可以知道

。韓昌黎的「粉白黛綠者，列屋而間居。」（送李愿歸盤谷序）。賈賓王的「入門見蛾眉，蛾眉不肯讓人。」（討武曌檄）……這一類的名句，都以部份——眉毛——代表全體——美人——的顯例；這樣的修詞法，在外國的文學上是很不容易見到的。至於胸無滴墨的俗人，要表現一個女人的姍姍，單單一句「眉目清秀」，就足夠代表

中國文人描寫「眉」的美的苦心，是不惜嘔心瀝血，搜索枯腸；更可證明中國人的崇拜眉毛的風尚，簡直是到達可驚的程度了。

然則，眉到底有什麼動人之處？為何值得古今文人瘋狂似的愛好崇拜呢？這，且讓我慢慢道來。我說，第一眉目為中國女性表情——尤其是性的感情——的特殊工具。我們常說「眉目傳情」較俗一點，則說「眉來眼去」，指的是兩性間情緒的暗通，或調情傳愛的動作；又說「春色橫眉黛」或「眼角眉梢，隱含春意。」指的是愛情暗中的流露，或無聲的表現。第二，我們的文學上充滿了「羞籠雙黛蛾」，「怨黛舒還斂」，「愁含翠羽眉」，「結眉慘成慮」，「並歌如轉黛」（樂），「深坐獨擊眉」（怨）以及「吐氣揚眉」（得意）……等類的句子，是兩條細細的眉峯，不但蘊藏了男女間如火如荼的熱情和春意，連一切七情六慾，癡怨貪嗔，差不多都借着兩撮纖小的柔毛，充分表現出來。你說，我們能說眉不是中國的「表情聖手」嗎？眉，既是感情流露的通路，又何怪乎中國人特別愛好而注意雙眉呢？

。韓昌黎的「粉白黛綠者，列屋而間居。」（送李愿歸盤谷序）。賈賓王的「入門見蛾眉，蛾眉不肯讓人。」（討武曌檄）……這一類的名句，都以部份——眉毛——代表全體——美人——的顯例；這樣的修詞法，在外國的文學上是很不容易見到的。至於胸無滴墨的俗人，要表現一個女人的姍姍，單單一句「眉目清秀」，就足夠代表

中國文人描寫「眉」的美的苦心，是不惜嘔心瀝血，搜索枯腸；更可證明中國人的崇拜眉毛的風尚，簡直是到達可驚的程度了。

可是，話可得說回來，人有五官百體，還有無數的象徵符號，表情的工具多得很，中國人為何偏偏獨好運用那兩線不易運用的眉毛呢？依我的愚見，這不能不「歸因」於禮教的束縛了。因為中國人自來就受禮教的嚴厲約束，以「喜怒哀不形於色」為「美德」，特別是男女間的愛情，更不容在「光天化日之下」於人前表現；否則，即使

是『正式眷屬』，也不管你倆是『恩愛夫妻』，人家至少要罵『淫蕩』或『狐媚』。這樣一來，

圖，然而硬說嬴政是畫眉的發起人，未免冤枉了他。

感情表現的『門路』，都給『堵截』住了，於是到情不自禁的時候，就只好運用『無聲表情』的器官，讓關不住的感情，偷偷的跑了出來。所以，我們可以說，中國人的『眉聽目語』的藝術之所以『特別發達』，『擠眉弄眼』的動作之所以『特別精練』，這恐怕是唯一的原因了。

舉幾個例證，秦前戰國的辯士張儀，對楚王說『鄭國之女，粉白黛黑。』注云：『明光宮發燕趙美女二千人充之，皆自然美麗，不使粉白黛黑。』(見戰國策，楚策)又韓非子說：『若毛嬙西施之美麗，無益吾面，用脂澤粉黛，則倍其初。』(見韓非子)。由此，我們可知戰國時『黛』的用途，至少已通行於宮廷之間。還有，楚辭有云：『粉白黛黑，施芳澤只。』(見大招)

共知的；司馬相如，本是多情辭賦聖手，偏生他結識的愛人，恰可又是一個特奇眉間天然美的『仕女班頭』，西京雜記說：『司馬相如妻卓文君，眉如遠山，時人效之，畫遠山眉。』(一本作『卓文君姣好，眉色如望遠山。』)這正所謂『佳人才子，相得益彰。』無怪乎修眉的風氣，盛於兩漢，連號稱質樸儉淑的明德皇后，『眉不施黛，獨左眉小缺，補之以縹。』(漢，劉珍東觀漢記)可見風氣所趨，雖賢者也未免俗了。

『苦澀的根株』所結的，未必是『辛酸的果子』。修眉的藝術，雖然由殘酷的禮教威逼而生，其結果竟成爲中國的一種可珍式的特殊藝術。

又宋玉描寫東家的美人道：『臣東家之子，眉如翠羽。』(見登徒子好色賦)也是一個有力的旁證。直接間接，我們可以斷定畫眉的藝術，古已有之，不自秦始。雖然要考出一個實在的時代，似乎是不可能的，但『先秦時代』這個大概的推斷，是總可以成立的。

六朝承漢魏之後，兼且風俗淫靡，修眉之風，益繼續發達不稍衰。齊梁之間，尤喜效魏宮的『仙娥粧』(詳粧台記，馬靈續事始，二儀實錄三書)這個時代兩眉的修飾，因受外來的影響，更發生別開生面的新粧，打破古來『綠娥黑黛』的成規，而產生『黃眉佛粧』的新式。按面飾用的黃，大約是印度的風習，經西域間接輸入我國，其始本施於整個面部，彭汝勳在『鬪鴉集』說得最清楚，並有詩咏其事，序云：『婦人面塗黃，而更告，以爲療病，間之，謂佛妝也。』以後，只塗額角，再後乃施之於眉，在眉史上遂別開新頁，值得大書特書。

或者有人要問：這種修眉的藝術，到底始自何時？怎樣傳流及發展開去？關於這一個問題，考據家多數主張秦始皇是『始作俑者』。如宋人高承說：『秦始皇宮中，悉紅妝翠眉，此妝之始也。』(見事物紀原卷三)明儒王三聘，作古今事物考，大部也承襲高承之說，他也有一條說得更切實，說：『秦始皇宮中悉紅妝翠眉，此婦人畫眉之初也。』又事物考紺珠篇也說：『紅妝翠眉秦始皇時。』這個斷論，正符合了『天下之惡皆歸焉』的史例；其實是靠不住的，讀『阿房宮賦』，雖然使我們眼前湧現一幅秦宮的窮奢極欲

自秦以降，以迄隋唐，其間接連出了好些個好逸天子，風流文士；修眉的風尚，經他們的提倡鼓舞，便一天比一天發達廣播了。如西漢以武帝爲首，二儀實錄說他『令宮人掃八字眉』；東漢以明帝爲魁，史稱『明帝宮人，掃青黛蛾眉』；風流文士中如張敞，爲妻畫眉的韻事，是人人

賦』，雖然使我們眼前湧現一幅秦宮的窮奢極欲

自秦以降，以迄隋唐，其間接連出了好些個好逸天子，風流文士；修眉的風尚，經他們的提倡鼓舞，便一天比一天發達廣播了。如西漢以武帝爲首，二儀實錄說他『令宮人掃八字眉』；東漢以明帝爲魁，史稱『明帝宮人，掃青黛蛾眉』；風流文士中如張敞，爲妻畫眉的韻事，是人人

頁，值得大書特書。

隋煬帝時，因愛秀眉美人吳絳仙的長眉，乃令宮人效爲長蛾眉，不惜加重徵賦，日給螺子黛五斛於宮人（事見顏師古：隋遺錄，杜寶：大業拾遺記及烟花記），據顏師古說，螺子黛每顆值十金；據陸次雲說：「每顆價值千金。」（清，八

絳繹史卷二）這個消費量，真是可驚。到宋朝，更有名妓「瑩姐」者，倡「百眉圖」之說，清異錄有云：「瑩姐，平康妓也，玉淨花明，尤善梳掠，畫眉日作一様，康斯立戲之曰：『西蜀有十眉圖，汝眉擬若是，可作百眉圖，

更假以崇年，當率同志爲修眉史矣。」可惜「瑩姐」的「眉史」，也許缺乏同好，竟沒有修成，後世的文人，又不屑爲之，直留至今日，鄙人不揣愚陋，草此成篇。

# 雜誌

(頁六報畫) 描素·畫漫·影攝

## 復刊第二號

(第九卷 第六期)

目 (定價：每期五元)

- 古史及古史研究者..... 華白沙
- 一月風雨..... 何之
- 兩大 羅斯托夫觀戰記..... 朱學誠
- 戰紀 潛水艇縱橫記..... 徐導之
- 高加索風土誌..... 蕭明
- 方言劇與方言文學..... 吳三
- 現代科 武裝的魚類：毒之話..... 丁明
- 學五篇 死人幫活人的忙..... 戴樂等
- 憶南京..... 譚正鵬
- 秋蟲..... 林夫
- 宇宙之微·蒼蠅之大..... 顧夫
- 長街陋巷..... 滄桑
- 玻璃燈(獨幕喜劇)..... 海濱
- 海濱(報告文學)..... 鬼
- 渡過時代..... 靜波
- 評劇壇八月..... 張冰
- 漫談話劇配音..... 鄭守燕
- 我的性愛生活..... F. 哈里斯
- 歐戰三週年(特輯)..... 許正
- 南路會戰與德蘇戰局..... 撰夫
- 印度獨立運動問題..... 池上博著
- 美國略非史秘案..... 志英
- 從中國到世界(九月)..... 資料室
- 一月政情..... 點元
- 吳都六面畫..... 張江
- 北平歲時史料長篇..... 楊即墨
- 唐人小說研究..... 雷鳴

雜誌社發行  
 上海南京路九〇號  
 電話二〇九〇  
 全國各大書局均售

# 政治月刊

第四卷第三期出版要目

- 建立自己..... 汪精衛
- 印度問題與亞洲..... 陳友仁
- 世界史之動向..... 細川加六著
- 大東亞戰與新政治體制..... 川崎紫山著
- 大東亞民族政策之發展動向..... 藤岡啓作
- 唯一的大路..... 汪精衛
- 南京條約百年祭(特輯)..... 汪精衛
- 中共的解剖..... 仁
- 蘇北匪區見聞零拾..... 王蒙
- 所羅門大海戰(特輯)..... 蒙

- 汪精衛先生傳..... 雷鳴

每册新法幣二元  
 政治月刊社發行  
 上海郵政信箱一七〇六號  
 上海河南路八〇號

大成教育 版權所有



## 滿城風雨談古今

樸之

古今出版，瞬已八月，這八個月以來，無論新舊朋友，一見面無有不提及古今，虛頌謬讚，無所不至，真令鄙人受寵若驚。現在古今因徇讀者的要求和友朋的期望，決自本期起改出半月刊，當茲改版之際，謹再略說幾句，以補創刊號中發刊辭的不足。

去年十月十六日，我所最心愛的長兒（榮昌）夭折于青島，時離其生母之亡，尙不到一年。我經此打擊，痛不欲生，對於自己的前途，抱有萬事俱休，祇欠一死之慨。因此寄居滬濱，終日徘徊，自己不知怎樣才能遣此無聊的餘生。有一天，忽然闊別多年的陶允德兄來訪，談及目前國內出版界之冷寂，慫恿我出來放一聲大砲。自維生平一無所長，祇有對於出版事業略有些微之經驗，且正值精神一無所託之際，遂不加考慮，立即答應，計籌備之期，不到兩月，古今創刊號，遂于今年三月二十五日出世。

古今之出版並非爲什俱學慶提術，宣揚文化等等的大題目，不過爲我個人遺愁寄情之舉，所以在創刊號中所寫的發刊辭及四十自述兩文，充滿了意志銷沉的語句和淒涼蕭殺的空氣。又因讀菊山詩集中「世間萬事俱陳迹，空倚西風閱古今」句具有同感，所以即以「古今」二字題名本刊，此即本刊之由來，應爲世人明告者也。

所以，本刊完全是一個私人的刊物，是一個百分之百的自由意志的刊物；祇因私人經費有限，所以未能盡量擴充，可是八個月來的慘澹經營而能得到今日的結果，已非鄙人意料所及，這不能不算是「萬事俱休」中的一點奇緣，而精神上聊堪自慰的一件事。

古今之所以有今日，陶允德周黎庵二兄襄贊之功不可沒。古今之所以能出版，學友周佛海先生在精神上友誼上給我的鼓勵與幫助甚大，其功尤不可沒。謹于此表示我個人衷心之感謝。

本半月刊出版爲十月十六日，適爲亡兄週年之期，回溯過去，遠矚將來，誠不勝啼笑皆非之感。又本期出版距重陽節僅二日，因借「滿城風雨近重陽」之句以題本篇，字意雙關，自揣尙屬切當也。

### 編輯後記

編者

本刊本期改爲半月刊，內容大爲革新。過去八期雖均獲讀者讚許，但是我們自己尙不滿羣，覺得似乎稍過「古董化」了，自本期起，我們擬力矯此病。

周佛海先生的文章素爲世人所愛讀，前爲本刊所特寫的「苦學記」一文，發表後中日各報紙各雜誌紛紛轉載，洛陽紙貴，盛極一時。本期第一篇「自反錄」亦係專爲本刊所寫的特稿，彌可珍貴，不特本刊之殊寵，抑亦讀者之幸也。

第二篇「逼地烽火話瑞士」，作者翼公先生，爲有名的外交家及著作家，讀者閱其文即可見其人。今後他將經常爲本刊撰寫特稿，我們新得此一支生力軍，陣容愈益堅強了。

沈爾喬先生服官浙東，頗著政聲，承寄「樊定齋與林則徐」一文，文雖簡短，而意則深長。他爲本刊的老讀者之一，今後尙有大作發表。

餘如江廉毓先生的詩，鄭秉璋先生的「董其昌的書畫」，以及「論離婚」，說「歡喜佛」，「詔問人」，「丹桂村」，「京話」，「偶談吃」，「談眉」諸文，俱是上選之作，值得向讀者鄭重推薦的。